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傳大全卷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sub>臣</sub>盛嘉祐

通政使司副使<sub>臣</sub>吳瞻萊覆勘

覆校官編修<sub>臣</sub>曹城

校對官檢討<sub>臣</sub>王坦修

謄錄監生<sub>臣</sub>俞燠

欽定四庫全書

詩傳大全卷十

明 胡廣等 撰

彤弓之什二之三

彤弓

尺昭反

分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

叶虛王反

之鍾

鼓既設一朝饗

叶虛良反之

賦也彤弓朱弓也

孔六曰弓皆漆之以黼霜露彤弓色赤旅弓色黑賜弓赤一而黑十

以亦為重耳周禮無彤弓之名夏官司弓夫云唐弓大弓以授勞者注往來體若一曰唐弓大弓勞者勤

勞王事也 彤弛貌

孔氏曰說文云弛弓反謂弛之而張 貺與

也大飲賓曰饗

孔氏曰饗者烹太牢以飲賓殺牲俎豆盛於食燕

○此天子

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也東萊呂氏曰受

言藏之言其重也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

敢輕與人也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中心實欲貺之非

由外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實藏之弓一朝

舉以畀人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

慶源輔氏曰守之者不重則得

之者亦輕予之而不誠則其感之也亦淺畀之而不速則其視之也亦玩而不以為恩矣然其所以重所以誠所以速者非懼其得之輕感之淺視之玩也盡吾之理而已

後世視府藏為已

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

漢哀帝建平四年上發武庫兵送侍中董

賢及乳母王阿舍執金吾母將隆奏武庫兵器天下公用今使僻弄臣私恩微宴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

門非所以示四方也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出於利誘

則迫於事勢至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

唐德宗興元元年加

李懷光太尉賜鐵券懷光尋反馬燧取長春懷光縊死昭宗景福二年以王行瑜為太師號尚父賜鐵券

後王行瑜舉兵犯闕李克用克邠州王行瑜伏誅

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屯

膏

廬陵羅氏曰易云屯其膏謂德澤不下也

吝賞功臣解體至有印剗

玩平

聲

而不忍予者

漢書韓信言項羽之為人也見人慈愛言語嘔嘔有功當封爵者印剗敝

忍不能予此婦人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  
之仁也嘔凶于反

○彤弓彤兮受言載叶于利反之我有嘉賓中心喜叶去聲之

鍾鼓既設一朝右音又叶于記反之

賦也載抗之也安成劉氏曰載彤弓於弓櫜使正言其藏之謹也喜樂也

右勸也尊也孔氏曰勸謂勸其功也○臨川王氏曰尊而右之也○盤山謝氏曰古人以右

為尊也

○彤弓彤兮受言櫜古刀反叶古疏反之我有嘉賓中心好呼報

反之鍾鼓既設一朝壽市由反叶人到反之

賦也橐韜好說疇報也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

人主人又酌自飲而遂酌以飲賓謂之疇疇猶厚也

勸也

壘山謝氏曰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曰酢一獻一酢報施足矣主人又酌賓謂之疇所以見

其意之厚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

慶源輔氏曰大抵此詩首章已盡其意下兩章只是詠歎以加

重焉耳橐重於載載重於藏好誠於喜喜誠於  
毗疇厚於右右尊於饗○廬陵曹氏曰始而藏  
器以待有功之人則不敢輕及其推誠以錫有  
功之人則不敢惜王者於賞功之物始而不知  
重其物則必有輕視之心而人亦褻之矣終而  
不出於誠心又吝而不果則人雖得之亦不以

為恩矣故未有功之時則藏之也不敢輕既有功之時則誠心與之而無所惜王者賞功之大權當如是矣

春秋傳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

音概

而獻其功

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

旅音盧

彤矢千以覺

報宴注曰愾恨怒也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

功王賜之弓矢又為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鄭

氏曰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東萊呂氏曰

所謂專征者如四夷入邊臣子篡弑不容待報



者其它則九伐之法乃大司馬所職非諸侯所

專也與後世強臣拜表輒行者異矣

周禮大司馬曰以九

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脅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晉穆帝永和七年桓溫屢求北伐詔書不聽溫拜表輒行安帝隆興三年孫恩陷會稽等郡劉牢之鎮京口發兵討恩拜表輒行

菁菁

子丁反

者莪

五何反

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洛音

叶五何反

興也菁菁盛貌我蘿蒿也

本草注曰一名莪蒿莖葉如青蒿開淡紅紫花結角

子長二寸許微彎○陸氏曰生澤田漸洳之處

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君子

指賓客也○此亦燕飲賓客之詩言菁菁者我則在

彼中阿矣既見君子則我心喜樂而有禮儀矣

慶源輔氏

曰既見君子則我心喜樂而有禮儀夫見賢而樂禮或不足則愛心雖至而敬心不至矣樂且有儀則愛敬之心兩盡矣或曰以菁菁者我比君子容貌威儀之盛也

下章放此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

音止

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興也

潛室陳氏曰此篇朱子舊以為比今改為興而下文魚存比說矣但二章三章比字皆失改今

悉正中沚沚中也喜樂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興也中陵陵中也古者貨貝五貝為朋

孔氏曰漢食貨志以為大

貝壯貝幺貝小貝不成貝為五也鄭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其中以相與為朋非總五貝為一朋也

錫我百朋者見之而喜如得重貨之多也

○汎汎

芳劒反

楊舟載汎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比也楊舟楊木為舟也載則也載汎載浮猶言載清

載濁載馳載驅之類以比未見君子而心不定也休

者休休然言安定也

慶源輔氏曰此章又追言其未見之時心之不定既見之後則

休休然而安定矣其意味亦深長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六月棲棲

音西

戎車既飭

音軟

四牡騤騤

求龜反

載是常服

叶蒲

北反玁狁孔熾

尺志反

我是用急

叶音棘

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叶于通反

賦也六月建未之月也

濮氏曰詩言六月徂暑則為夏正可知○涓溪劉氏曰以

為未月極是周以子月為歲首而月數未嘗改也 棲棲猶皇皇不安之貌戎

車兵車也

東萊呂氏曰鄭氏云戎車有五周禮車僕掌戎路廣車闕車革車輕車是也戎路王

在軍所乘廣車橫陳之車闕車補闕之車革猶屏也對敵自隱蔽之車輕車馳敵致師之車也飭整

也駢強貌常服戎事之常服以韎

音昧

韋為弁又以

為衣而素裳白舄也

周禮司服曰凡兵事韋弁服○廬陵李氏曰皮去毛熟治曰韋

韎赤色也凡衣同冠色衣韎韋則弁亦韎韋也皮弁服素裳白舄韋弁服亦與之同也獫狁即

獫狁北狄也孔甚熾盛匡正也○成康既沒周室寢

衰八世而厲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居于豳獫狁內

侵逼近京邑

安成劉氏曰據詩文至于涇陽而言也

王崩子宣王靖即

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序其

事如此

豐山謝氏曰戎車曰既飭則車甲器械士卒馬牛無一物不整齊矣四牡曰駉駉則無一

馬不精強矣曰載是常服則無一衣一裳不經檢點矣

司馬法冬夏不興師今

乃六月而出師者以獫狁甚熾其事危急故不得已

而王命於是出征以正王國也

豐城朱氏曰先王之法夷狄侵中國臣子

背若父皆天下之大變諸侯有能討之者許之先發而後聞其急如此所以然者以中國不可一日而不尊天理不可一日而不明也今獫狁內侵不得已而應之雖六月出師而人不以為暴者知其過之不在

於君上蓋以為所以勞我者乃所以安我也匡之為言正也夷狄橫則中國危攘夷狄固所以正中國也此述其始受命出征之詞也

○比

毗志反

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

叶蒲北反

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叶獎里反

賦也比物齊其力也

釋文曰比齊同也

凡大事祭祀朝覲會

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吉事尚文武事尚強也則法也服戎服也三十里一舍也古者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

○既比其物而曰四驪則其色又齊可以見馬之有

餘矣閑習之而皆中法則又可以見教之有素矣

孔氏

曰武事尚強而言四驪者雖以荷力為主亦不厭其同色故曰駟驪彭彭又曰乘其四駟田獵齊足而曰四黃既駕是皆同色也無同色者乃取異毛耳駟駟是中駟驪是驂是也○廬陵彭氏曰陳氏云以厲王大亂之餘而夫獫狁之患意其必倉卒不暇為計而今也比物四驪閑之雖則蓋其車馬之修器械之備非一也於是此月之中即成我服既成我服即日引道

不徐不疾盡舍而止又見其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

不失其常度也

安成劉氏曰六月之中即成戎服則應變速矣我服既成即日引道則從



事敏矣雖速雖敏而軍行止三十里則不失其常度矣

王命於此而出征欲其

有以敵王所愾而佐天子耳

○四牡脩廣其大有顙

玉容反

薄伐獫狁以秦膚公有嚴

有翼共

音恭

武之服

叶蒲反

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叶于逼反

賦也脩長廣大也顙大貌秦薦膚大公功嚴威翼敬

也共與供同服事也言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也

山亮

謝氏曰薄伐者叛則伐之服則舍之不窮征遠討也為將必嚴不嚴則軍心不齊為帥必敬不敬則軍事不整故曰有嚴有翼○華陽范氏曰凡兵事莫尚於嚴莫先於敬共武之服者如此則以定王國也○慶

源輔氏曰兵陰事也用之當以嚴敬為主不嚴則不整不敬則不肅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此王國之所以定也定則不止於匡矣有車馬為之用則足以却敵執而成大功以嚴敬為主則足以共武事而定王國吉甫之行師真足以繼南仲之軌迹矣宣王之中興也○豐城朱氏曰兵事不可以不嚴尤不可以不敬書曰欽承天子威命敬也又曰威克厥愛允濟嚴也嚴敬二字乃用師之要道夫惟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所以能定王國也

○獫狁匪茹

如豫反

整居焦獲

音護

侵鎬

胡老反

及方至于涇

陽織

音志

文鳥章白旆央央

於良反

元戎十乘

繩證反

以先啟

行

叶戶郎反

賦也茹度整齊也焦獲鎬方皆地名焦未詳所在獲

郭璞以為瓠中則今在耀州三原縣也

耀州三原縣今隸陝西

安鎬劉向以為千里之鎬則非鎬京之鎬矣亦未詳

其所在也

前漢書劉向曰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

遠○顏氏曰鎬非豐鎬之鎬

方疑即朔方也

安成劉氏曰南仲亦以獫狁之難往城朔

方靈夏等州之地則此獫狁所侵者疑即其地也

涇陽涇水之北

孔氏曰水北曰陽

在豐鎬之西北

豐鎬在今陝西西安府涇陽縣

言其深入為寇也織

幟字同鳥章鳥隼之章也

東萊呂氏曰日月為常交龍為旂之類皆幟之文也

鳥章特  
其一耳

白旆繼旄者也

曹氏曰白帛也白旆以絳帛為旆也以帛續旄末為燕尾

戰則旆之

央央鮮明貌元大也戎戎車也軍之前鋒也啓

開行道也猶言發程也

史記三王世家注曰韓嬰章句云車有大戎十乘謂車幔

輪馬被甲銜軌之上盡有劒戟名曰陷軍之車○臨川王氏曰元戎十乘所謂選鋒也兵法兵無選鋒曰北○疊山謝氏曰兵法所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也元戎啓行可以摧鋒破陣左傳所謂先人有奪人之

心也○言獫狁不自度量深入為寇如此是以建此旌

旗選鋒銳進聲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壯律而臧有所

不戰戰必勝矣

安成劉氏曰左傳云師直為壯曲為老今因獫狁為寇而聲罪致討則直

而壯矣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今討獫狁而旌旗鮮  
明選鋒銳進則律而臧矣此所以為宣王中興之師  
也歟○豐城朱氏曰獫狁惟不自度量故其大衆整  
齊既盤據於焦獲之間其輕軍掩襲復時出入乎鎬  
方之地且遠及乎涇水之陽焉其深入為寇如此可  
謂熾矣於是建旗旄選鋒銳以懷之然謂之十乘則  
為馬四十匹甲士三十人其為步卒亦不過七百二  
十人而止耳數非加多也而味其辭意則獫狁之難  
也若不足平矣所以然者惟其辭直故其氣壯惟其  
用之以律故事事而盡善彼夷狄雖衆且盛又惡足  
以敵王者之師哉

○戎車既安

叶於連反

如輕

竹二反

如軒四牡既佶

其乙反

既佶

且閑

叶胡田反

薄伐獫狁至于大

音泰

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叶許  
言反

賦也輕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凡車從後

視之如輕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

孔氏曰凡車之勢一低一

昂

佶壯健貌

壘山謝氏曰戎車既安矣必曰如輕如軒制度工巧則利於戰鬪也四牡既飭

矣必曰既佶且閑教訓習熟則耐於馳驅矣

大原地名亦曰大鹵今在大

原府陽曲縣

即今太原府陽曲縣隸山西

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

已不窮追也先王治戎狄之法如此

前漢書嚴尤曰宣王時獫狁內

侵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螽蟴之螫毆之而已

吉甫尹吉甫此時

大將也憲法也非文無以附衆非武無以威敵能文

能武則萬邦以之為法矣

慶源輔氏曰此章則言其車之適調而安穩馬之壯

健而閑習逐出獵狝至于太原而已則吉甫之文武無資德威竝用進止有度縱舍有法可謂全才矣萬邦安得不以之為法哉○墨山謝氏曰漢唐而下縉紳介冑分為兩途愚儒武夫各持一說不知三代將帥必文武全才可以為萬邦之法則者也○安成劉氏曰此言吉甫之武必先之以文上言吉甫共武之服必本於嚴翼之德末言吉甫飲至必及於孝友之友文事武備誠非兩途也北伐可見其武崧高烝民詩可見其文○廬陵曹氏曰夫服遠之道固在於兵威之盛而尤在於德望之隆恃兵威之盛而有窮黷之心非所以為服遠之道也今吉甫之有文以附衆有武以威敵而萬邦皆以之為法焉則所謂獵狝者

逐出至于太原而已亦何恃乎窮追哉使非有德以服乎人心則固無以威敵矣雖窮師黷武豈能有成哉功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里反飲於

御諸友已反魚白交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羽

反已

賦也祉福御進侯維也張仲吉甫之友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此言吉甫燕飲喜樂多受福祉蓋以其歸自鎬而行永久也是以飲酒進饌於朋友氏洪



曰鼈龜屬俗呼團魚魚火熱之名膾細切肉也

而孝友之張仲在焉言其所

與宴者之賢所以賢吉甫而善是燕也

臨川王氏曰忠也者移孝

以為之者也順也者移友而為之者也故言忠順之臣必及孝友之友○慶源輔氏曰吉甫以天子之將有功而歸相與宴者固不一也後篇謂方叔嘗與伐獫狁者亦豈得而不與焉而詩人乃獨舉夫孝友張仲之為賢則又可見吉甫之久而不專以武功為美矣然此但為吉甫既歸而私自與朋友燕飲而已非宣王燕之也○豐城朱氏曰宣王非吉甫無以成其功吉甫非張仲無以成其德詩人美吉甫之燕而并及乎張仲者正以見宣王之中興以有吉甫而吉甫之成功以有張仲也苟無孝友之人朝夕講貫於其素則文武之德何自成而修攘之功何自立哉

六月六章章八句

藍田呂氏曰上三章言自治之備四章言獵狁來侵從而禦之

五章言治戎有備車馬安閑驅之出境不窮追

也六章言休兵飲至樂與孝友之臣同其燕樂

則窮兵黷武之意消矣又曰北伐之事所以自

治者常優暇而有餘所治於彼者常簡略而不

盡○疊山謝氏曰一章曰戎車既飭四牡騤騤

二章曰比物四驪三章曰四牡修廣五章曰戎

車既安四牡既佶西北平原廣野舉目

千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為重

薄言采芑

起音

于彼新田于此菑

側其

畝

叶每

方叔涖

利音

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叶詩反方叔率止乘其四騤四騤

翼翼路車有奭

許力反

簟第

弗音

魚服

叶蒲北反

鉤膺鞶

音

革

訖叶

反力

興也芑苦菜也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汁出肥可生食

亦可蒸為茹即今苔蕒

音買

菜宜馬食軍行米之人馬

皆可食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畲

韻會曰田

一歲曰菑始反草也二歲曰畲漸和柔也三歲曰新田已成田而尚新也四歲則曰田矣○孔氏曰菑者災也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畲和也田舒緩也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為災是也方叔

宣王卿士受命為將者也泣臨也其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衆蓋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

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凡百人也

安成劉氏曰兵車戰關之車駕馬所

謂小車也重車輜重之車駕牛所謂大車也兵車一乘則士卒共七十五人重車一乘則將之者二十五

人其中炊家子十人固守衣甲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然此亦極其盛而言未

必實有此數也

朱子曰孔氏以為無起鄉遂之兵王氏謂會諸侯之師此皆以辭害意之

過詩人但極其盛而稱之耳

師衆干扞也試肄習也言衆且練也

率總率之也翼翼順序貌路車戎路也亟赤貌

眉山蘇氏

曰路車金路也金路赤飾○孔氏曰瞻彼洛矣銖鍤有奭彼茅蒐染而為奭故知赤貌也簟第以

方文竹簟為車蔽也鈎膺馬婁領有鈎而在膺有樊

與犂同

有纓也樊馬大帶纓鞅

央上聲

也

孔氏曰五路惟金路有鈎以金

為之馬領之飾也在馬膺之飾唯有樊纓故引樊纓以解膺方叔不乘革路者以革路臨陣所乘○鄭氏曰樊纓皆以五米屬飾之屬音計織毛為之

條革見蓼蕭篇○宣王之時

蠻荆背叛王命方叔南征軍行采芑而食故賦其事

以起興曰薄言采芑則于彼新田于此笛畝矣方叔

涖止則其車三千師干之試矣又遂言其車馬之美

以見軍容之盛也

朱子曰南征荆蠻想不甚費力不曾大段戰鬪故只盛稱其軍容之

盛而已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

旂旝央央方叔率止約軼

祈支反

錯衡

叶戶反

八鸞瑯瑯

七羊

反

服其命服朱芾

音弗

斯皇有瑯蔥珩

音衡叶戶郎反

興也中鄉民居其田尤治約束軼轍也以皮纏束兵

車之轍而朱之也錯文也鈴在鑣曰鸞馬口兩旁各

一四馬故八也瑯瑯聲也

廬陵彭氏曰荀子云錯衡以養目和鸞之聲以養耳

則錯衡八鸞皆以爲耳目之懼也

命服天子所命之服也朱芾黃朱

之芾也

孔氏曰諸侯黃朱

皇猶煌煌也瑯玉聲蔥蒼色如蔥

者也珩佩首橫玉也禮三命赤芾蔥珩

孔氏曰三命至九命皆蔥

珩非謂方叔唯三命也○曹氏曰芾佩非軍服金路非戎車和鸞非戎馬所以然者方叔克壯其猶如吳起將戰不帶劍諸葛武侯不親戎服羊祜輕裘而據著威名杜預身不跨馬自能制勝故詩人詠其車服之美而已○廬陵彭氏曰此與上章言方叔帥兵之時其精神氣焰見於旌旗車馬佩服之間有以聳人觀聽其勝敵也必矣○慶源輔氏曰首章其車三千師千之試云者其車馬之衆盛與師衆之所以扞禦大敵者又練習也二章其車三千旂旐央央云者則言其車馬之衆盛旗幟之鮮明也先言涖止而後言率止者始則臨之終則率之以行也首章乘其四騏以下言方叔所乘之戎路其飾甚備二章約軼錯衡以下人言車馬之盛命服之美所以見天子付託之重錫命之蕃而方叔之威儀整暇如此可以決其有

成也其與後世以一勇之  
夫為民之司命者異矣

○歟惟必反彼飛隼息允反其飛戾天亦隼爰止方叔涖止

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音征人伐鼓陳師鞠居六

反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叶於金反振振闐闐徒顛反叶徒鄰反

興也隼鷂屬急疾之鳥也埤雅曰一戾至爰於也鉦

鉦也鐃也伐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之鉦鼓各有人

而言征人伐鼓互文也孔氏曰說文云鉦鉦也似鈴又云鐃鉦也則鐃鉦俱得以

鉦名之鐃似小鍾鉦似鈴有大小之異耳凡軍進退  
皆鼓動鉦止非臨陣獨然此又在陳師鞠旅之上是



未戰時事也。○濮氏曰：周禮云：鼓人以金鐃節鼓。以金鐃止鼓。既無鉦名，則鐃鐃通謂之鉦。而節止實用於鼓。故鞠告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此言詩云然。

將戰陳其師旅而誓告之也。陳師鞠旅亦互文耳。淵

淵鼓聲平和，不暴怒也。謂戰時進士衆也。振止旅衆

也。言戰罷而止其衆以入也。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

曰振旅，是也。

孔氏曰：治兵尚威武也。振旅反尊卑也。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

前後常法也。

闕闕亦鼓聲也。或曰盛貌。

鄭氏曰：戰止又伐鼓闕闕然。○董氏

曰：闕闕衆行聲也。

程子曰：振旅亦以鼓行金止。○言隼飛戾

天而亦集於所止以興師衆之盛而進退有節如下

文所云也

程子曰集之急疾亦集於所止興兵雖強用之有節而不過也○慶源輔氏曰上二

章但言其車馬服飾之盛美而已故此章又以鳥之急疾興其猛鷙又以亦集爰止興其進退有節也其進退之有節者蓋以將戰而警衆有法既戰而鼓聲不暴戰罷振旅而入則又齊一而無先後也

○蠢凡允反

爾蠻荆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

率止執訊

音信獲醜

叶尺反

戎車嘽嘽

吐丹反

嘽嘽燎燎

吐雷反

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

叶音

賦也蠢者動而無知之貌蠻荆荆州之蠻也大邦猶

言中國也元大猶謀也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

成安

劉氏曰方叔以元老而率師則師卦所謂丈人所謂長子者也嘽嘽衆也煒煒盛也

霆疾雷也

爾雅注曰霆雷之急疾者謂霹靂

方叔蓋嘗與於北伐之

功者是以蠻荆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

新安胡氏曰王氏云此章

美其成功言以宿將董大衆荆人自服不待戰而屈也

###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永嘉陳氏曰北伐南征之詩班師時作六月之辭追采芑

之辭緩六月以討而定采芑以威而服也○豐城朱氏曰北伐之詩是言行軍之法南征之詩是紀行軍之實不言其法則無以見軍制之復不紀其實則無以見民數之復欲知宣王之復

古觀此二詩而可見矣夫豈曰參云乎哉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

鹿同反

駕言徂東

賦也攻堅同齊也傳曰宗廟齊豪尚純也

孔氏曰齊其毫毛尚

純也

戎車齊力尚強也

孔氏曰齊其馬力

田獵齊足尚疾也

孔氏

曰齊其馬足

龐龐充實也東東都洛邑也○周公相成王

營洛邑為東都以朝諸侯周室既衰久廢其禮至于宣王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故詩人

作此以美之

朱子曰好田獵之事古人亦多刺之然宣王之田乃是因此見其車馬之盛紀

律之嚴所以為中興之勢者在此其所謂田者異乎尋常之田矣

首章汎言將往東

都也

慶源輔氏曰車以堅緻為善馬以齊同為盛首章既言其攻與同矣故二章但言其善與盛也

○豐城朱氏曰車攻馬同泛言其軍實之盛也四牡廐廐則自君子所乘者言之也軍政脩治於閒暇之時而四牡充實於啓行之日則可以駕言而徂東矣

○田車既好

叶許厚反

四牡孔阜

符有反

東有甫草

叶此苟反

駕言

行狩

叶始九反

賦也田車田獵之車好善也阜盛大也甫草甫田也

後為鄭地今開封府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宣王之

時未有鄭國圃田屬東都畿內故往田也

安成劉氏曰宣王嘗

封庶弟於西都咸林之地是為鄭桓公其子武公當平王時徙封於東都然後圃田為鄭地○開封府中

牟縣今隸河南

○此章指言將往狩于圃田也

○之子于苗

叶音毛

選徒囂囂

五刀反

建旐設旐搏

音博

獸于

教

賦也之子有司也

朱子曰不敢斥王故以有司言之

苗狩獵之通名

也選數也囂囂聲衆盛也數車徒者其聲囂囂則車

徒之衆可知且車徒不譁而惟數者有聲又見其靜

治也教近滎陽地名也

東萊呂氏曰教山名晉師救鄭在教鄩之間士季設七覆

於教前則教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翳蒼可以設伏所謂東有蒲草即此地也

○此章言至

東都而選徒以獵也

孔氏曰言選禽獸於教地也○東萊呂氏曰

宣王往東都以會諸侯為主而二章三章先言田獵者蓋有司先為戒具以待會同畢而田獵也○慶源輔氏曰選徒器器言其衆且肅也既選其車徒矣則建設其旗旄馬見其序且整也方選徒以獵而遽曰搏獸于教言其士衆之勇而氣大事小也徒手曰搏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賦也奕奕連絡布散之貌赤芾諸侯之服

臨川王氏曰人君宜

朱芾而此赤芾者會同故也蒞其臣庶則朱芾君道也故方叔服其命服則朱芾會同於王則赤芾臣道

也故此會同則赤芾也

金舄赤舄而加金飾亦諸侯之服也

鄭氏

曰金舄黃朱色也

時見曰會殷見曰同

鄭氏曰時見言無常期殷衆也

繹陳

列聯屬之貌也○此章言諸侯來會朝於東都也

廬陵

曹氏曰此章言諸侯來朝會於東都車馬盛而服飾嚴會同絡繹不絕此可見人心之齊也使其人心之未合則諸侯或不至安能聯屬如此之盛乎東都洛邑本諸侯朝覲之地而夷厲以來此禮久廢宣王中興復古再見斯會詩人所以美之也



○決拾既伙

音次與柴叶

弓矢既調

讀如同與同叶

射夫既同助我

舉柴

子智反

賦也決以象骨為之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

拾以皮為之著於左臂以遂弦故亦名遂

華谷嚴氏曰決即衛

允蘭所謂髀也○孔氏曰周禮繕人注云拾髀杆也著左臂裏

伙比也

鄭氏曰謂手指相伙比也

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也

疊山謝氏曰弓既上弦必審視之端正則

可用微有偏斜必加矯揉此弓之調也矢之輕重必視弓力之強弱弓強而矢輕則不中弓弱而矢重亦不中此矢之調也  
射夫蓋諸侯來會者

孔氏曰射夫即諸侯以下也夫男子之總

名同協也柴說文作𦉰謂積禽也使諸侯之人助而舉之言獲多也○此章言既會同而田獵也

○四黃既駕兩驂不倚

於寄於簡二反

不失其馳

叶徒反

舍

音捨

矢

如破

彼寄普過二反

賦也倚偏倚不正也馳驅之法也

安成劉氏曰五御之目三曰過

君表五曰逐禽左即御曰車馳驅之法也

舍矢如破巧而力也蘇氏曰不

善射御者詭遇則獲不然不能也今御者不失其馳

驅之法而射者舍矢如破則可謂善射御矣

慶源輔氏曰首

章云既同則齊其足矣而此又曰四黃與六月比物  
四驪同義可見其馬之有餘矣○臨川王氏曰向曰  
四牡既言力之強今曰四黃又言色之純也兩驂不  
倚御能正其馬也不失其馳車行節而法也舍矢如  
破矢行巧而力也○鄭氏曰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  
摧碎物也○此章言田獵而見其射御之善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

蒲父反

不盈

賦也蕭蕭悠悠皆閑暇之貌

孔氏曰軍旅齊肅唯聞蕭蕭然馬鳴之聲見悠

悠然旆旌之狀無有諠譁者

徒步卒也御車御也驚如漢書夜軍

中驚之驚

漢景帝三年周亞夫引兵擊吳楚浞壁而守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

堅卧不起  
頃之復定

不驚言比

匹志反至也

卒事

終事也

不誼譁也大

庖君庖也不盈言取之有度不極欲也蓋古者田獵

獲禽面傷不獻踐

音翦

毛不獻

孔氏曰面傷謂當面射之翦毛謂在傍而逆射

之不獻者嫌誅降之義

不成禽不獻

孔氏曰惡其害幼小

擇取三等自左

髀而射之達于右隅

音愚

為上殺以為乾豆奉宗廟

釋文曰髀脇後髀前肉也隅肩前上殺中心死疾鮮潔也

達右耳本者次之以為

賓客

孔氏曰亦自左射之達右耳本以其遠心死稍遲肉已微惡

射左髀

補爾步米二反

達于右髀為下殺以充君庖

孔氏曰髀股外髀水腫音腫也右髀右脅

鶡下殺以其中翳  
死最遲肉又益惡

每禽取三十焉每等得十其餘以

與士大夫習射於澤宮中者取之

禮記射義注曰澤宮名所以擇士也

士謂諸侯朝者諸臣及貢士也皆先令習射於澤已乃射於射宮課中否也○穀梁傳曰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是以獲雖多而

君庖不盈也張子曰饌雖多而無餘者均及於衆而

有法耳凡事有法則何患乎不均也舊說不驚驚也

不盈盈也亦通

鄭氏曰反其言而美之

○此章言其終事嚴而

頒禽均也

慶源輔氏曰蕭蕭馬鳴悠悠旂旌見其整暇無始終之異也徒御不驚見其卒事而

不驚擾也大庖不盈見其循禮守法而不從欲以取也夫力足以多取而不盡用焉此所以為王者之事也

○之子于征有聞

音問

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賦也允信展誠也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言至肅也

信矣其君子也誠哉其大成也

慶源輔氏曰聞師之獵而不聞其聲則可

見其師律之嚴肅大凡行軍用師須要如此方不然皆苟道也章末二句乃美宣王也大成言其事之有始有終也○廬陵彭氏曰宣王治兵之法其見於田獵已如此詩人固信其大有成也○此章

總序其事之始終而深美之也

安成劉氏曰楚辭集注云凡作篇章既成

撮其大要以為亂辭今此詩言田事以上七章既序其始終以成篇矣此章又言其始事之整肅終事之有成以深美之亦猶楚辭之有亂辭也車梁公劉卒章皆然○豐城朱氏曰存於中而有興衰撥亂之志施於外而有內脩外攘之事如此得不謂之君子乎靜治於往狩之初嚴肅於旋歸之際如此得不謂之大成乎此王道之所以為大而詩人所以贊美之也

### 車攻八章章四句

以五章以下考之恐當作四章章八句

安成劉氏曰五

章六章通言其田獵射御七章八章通言其始終整肅而且音韻各相諧叶故疑其當以八句成章以此推之則合首章二章八句通言車馬盛備將往東都園田之地合三章四章八句通

言天子諸侯來會東都之事總為四章章八句也

吉日維戊

叶莫吼反

既伯既禱

叶丁口反

田車既好

叶許口反

四牡孔

阜

符有反

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賦也戊剛日也伯馬祖也謂天駟房星之神也

晉天父志

曰房四星亦曰天駟為天馬主車駕○孔氏曰伯者長也馬之祖始是長也夏官校人春祭馬祖天駟龍為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醜衆也謂禽獸之羣衆也○此亦宣

王之詩言田獵將用馬力故以吉日祭馬祖而禱之

孔氏曰常祭在春將用馬力則又備禮禱之

既祭而車牢馬健於是可以



歷險而從禽也以下章推之是日也其戊辰歟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

叶滿浦反

獸之所同麇

音憂

鹿麇麇

愚浦

反

漆沮

七徐反

之從天子之所

賦也庚午亦剛日也

毛氏曰外事以剛日○禮記曲禮注曰出郊為外事

差擇

齊其足也

安成劉氏曰此言差馬猶車攻言我馬既同也

同聚也鹿牝曰麇

麇麇衆多也漆沮水名在西都畿內涇渭之北所謂

洛水今自延韋流入鄜

音孚

坊至同州入河也

三山李氏曰書

疏云漆沮在涇水之東一名洛水職方氏所謂雍州其浸渭洛非河南之洛也○安成劉氏曰此言漆沮

之從猶車攻言甫草教地彼則狩于東都此則狩于西都也

○戊辰之日既禱矣

越三日庚午遂擇其馬而乘之視獸之所聚麇鹿最多之處而從之惟漆沮之旁為盛宜為天子田獵之所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

叶羽已反儻儻

表驕反

俟俟

叶于紀反

或羣

或友

叶羽已反

悉率左右

叶羽已反

以燕天子

叶獎里反

賦也中原中也祁大也趣則儻儻行則俟俟獸三

曰羣二曰友燕樂也○言從王者視彼禽獸之多於

是率其同事之人各共其事以樂天子也

安成劉氏曰此言率

左右以樂天子猶車攻之射夫同而助舉也

既張我弓既挾

子治戶頰二反

我矢發彼小豝

音巴

殪於計

此

大兕

徐履反

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賦也發發矢也豝牝曰豝一矢而死曰殪兕野牛也

言能中微而制大也

孔氏曰小豝云發言發則中之大兕言殪言射著即死○安成

劉氏曰此言射者之善猶車攻言舍矢如破也

御進也醴酒名周官五齊

去聲

二曰醴齊注曰醴成而汁滓相將如今甜酒也

五齊周禮

酒正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注醴猶體也此齊熟時上下一體汁滓相將故

名○言射而獲禽以為組實進於賓客而酌醴也山麓

謝氏曰田而得禽天子不以自奉故大庖不盈命有司以進賓客且以酌醴燕諸侯及羣臣也先王體羣臣懷諸侯常有思慮其用心公溥而均齊常以一人養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安成劉氏曰此言進禽於賓客亦猶車攻言大庖不盈之意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

慶源輔氏曰一章言祭禱馬祖以為田獵之備也二章言取擇

其地以為田獵之所也三章言相與悉力以共田獵之事為天子之樂也四章言既獵而以其所得之獸供組實使天子得與賓客燕飲也

東萊呂氏曰車攻吉日所以為復古者何也蓋  
蒐狩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實之  
盛焉可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  
可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此亦

足以觀矣

慶源輔氏曰東萊之說固善而朱子又改動數字尤切王賦謂車馬之出

軍實謂軍器之數師律謂進退之度上下之情諸侯及左右之人相率以共其事而天子又與之燕飲以為樂也綜理之周祭禘必講獵地必擇車馬有備射御有法終事嚴整頒禽之均酌醴之厚無一不至也○安成劉氏曰宣王所以復文武功業者固不止於二詩所言蒐狩之事

然即二詩而觀之則其車馬徒御之所出可見  
王賦之復也旌旄車飾之備決拾弓矢之精可  
見軍實之盛也選徒則器器徒御則不驚行者  
有間而無聲又可見師律之嚴也會同有繹而  
助我舉掌悉率左右而以燕天子又可見其上  
下之情也將用馬力而既伯既禱頌禽之均而  
大庖不盈又見其綜理之周密蓋一事之  
間而五美具焉即此推之則其餘可知矣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

其俱反

勞于野

叶上反

爰

及矜

棘水反

人哀此鰥寡

叶果五反

興也大曰鴻小曰鴈

孔氏曰俱是水鳥其實鴻大而鴈小

肅肅羽聲也

之子流民自相謂也征行也劬勞病苦也矜憐也老

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舊說周室中衰萬民

離散而宣王能勞來還定安集之

臨川王氏曰勞者勞之來者來之往

者還之擾者定之危者安之散者集之

故流民喜之而作此詩追叙其

始而言曰鴻鴈于飛則肅肅其羽矣之子于征則劬

勞于野矣

眉山蘇氏曰人民離散譬如鴻鴈之飛四方無所不往徒聞其羽聲肅肅未知所止

也且其劬勞者皆鰥寡可哀憐之人也

慶源輔氏曰爰及矜人哀

此鰥寡又言其所與行者無非可憐然今亦未有以之人而就其中又惟鰥寡之可哀也

見其為宣王之詩後三篇放此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

叶徒洛反

之子于垣

音表

百堵

丁古反

皆

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叶達各反

興也中澤澤中也一丈為版五版為堵

孔氏曰版廣二尺故周禮

說一堵之牆長丈高一丈

究終也○流民自言鴻鴈集于中澤以

興已之得其所止而築室以居今雖勞苦而終獲安

定也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

五刀反

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

愚人謂我宣驕

叶音高



比也流民以鴻鴈哀鳴自比而作此歌也哲知宣示  
也知者聞我歌知其出於劬勞不知者謂我閒暇而  
宣驕也韓詩云勞者歌其事魏風亦云我歌且謠不  
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大抵歌多出於勞苦而不知者  
常以為驕也慶源輔氏曰蓋非明知者真能體卹我  
前日之情則亦焉能知其痛苦之實哉  
若但見其今日之安定則必以  
我之此歌為閒暇而宣驕矣

### 鴻雁三章章六句

豐城朱氏曰惠鮮鰥寡文王之  
所以興也苛矣富人哀此鰥獨

幽王之所以亡也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宣王之  
所以中興也夫鰥寡孤獨乃天民之窮而無告

者聖人一視同仁雖無一物而不在所愛而其  
發政施仁則必自鰥寡孤獨始誠使鰥寡孤獨  
各得其所則天下之民無不被其澤者矣宣王  
之勞來還定安集其有得於文王之家法也歟  
躬勞于野自其始之流散而言也百堵皆作自  
其中之還歸而言也其究安宅自其終之安定  
而言也此詩不作於流離之時而作於安定之  
日蓋痛定思痛者是以知者以為勞苦而不知  
者則反以為宣驕也

夜如何其

音基

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音槍

賦也其語辭央中也

渤海胡氏曰說文云央中央也廣雅云央極中也秦風云宛在

水中央亦中也

庭燎大燭也諸侯將朝則司烜以物百枚

并而束之設於門內也

孔氏曰庭燎者樹之於庭燎之光明司烜供之樹於門外

曰大燭門內曰庭燎郊特牲注曰庭燎之差公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是天子用百以物百枚并而纏束

之今則用松葦竹灌以脂膏也

君子諸侯也將將鸞鑣聲○王將起

視朝不安於寢而問夜之早晚曰夜如何哉夜雖未央而庭燎光矣朝者至而聞其鸞聲矣

○夜如何其夜未央

音又又如字

庭燎晰晰

之世反與艾叶

君子至

止鸞聲噦噦

呼會反

賦也艾盡也晰晰小明也

臨川王氏曰其光衰也

噦噦近而聞

其徐行聲有節也

安成劉氏曰首章述王初問此章再問恐亦如齊風鷄鳴之例也

○夜如何其夜鄉

許亮反

晨庭燎有輝

許云反

君子至止言

觀其旂

叶渠斤反

賦也鄉晨近曉也

渤海胡氏曰從夜未中至未盡從未盡至鄉明也

輝火氣

也天欲明而見其烟光相雜也

朱子曰此是吳才老之說說此一字有功

既至而觀其旂則辨色矣

鄭氏曰見其旂是朝之時也朝禮別色始入

庭燎三章章五句

安成劉氏曰列女傳云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

宣王感悟於是勤於政事早朝晏起卒成中興之名以此証之或果宣王詩也

沔綿善反彼流水朝直遙反宗于海叶虎反醵惟必反彼飛隼息允

反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叶羽反莫肯念亂誰無

父母叶蒲消反

興也沔水流滿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孔氏

曰朝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九峯蔡氏曰水勢橫趨於海猶諸侯朝宗于王也○此

憂亂之詩言流水猶朝宗于海飛隼猶或有所止而

我之兄弟諸友乃無肯念亂者誰獨無父母乎亂則

憂或及之是豈可以不念哉疊山謝氏曰一身之遇亂不足惜父母之遇亂

深可憂誰無父母不為一身謀獨不為父母謀乎為父母謀則當念亂則必思所以揀亂也

○汚彼流水其流湯湯失羊反歠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

不蹟井亦反載起載行叶戶反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興也湯湯波流盛貌不蹟不循道也載起載行言憂

念之深不遑寧處也弭止也水盛隼揚以興憂亂之

不能忘也

慶源輔氏曰不循道理則危亂之由也載起載行則憂思之深也

○歠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

讒言其興

興也率循訛偽懲止也○隼之高飛猶循彼中陵而

民之訛言乃無懲止之者然我之友誠能敬以自持

矣則讒言何自而興乎始憂於人而卒反諸已也慶源

輔氏曰衰亂之世訛言繁興使人無所適從而卒歸於危亡禍敗此所以歎其寧莫之懲也我友敬矣讒言其興此必有所指而言其興則是無自而興也先生所謂始憂於人而卒反諸已者深得其意凡有不

得者皆反求諸已此自脩之事也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定宇陳氏曰始念亂而憂及父

母終憂讒而敬以反身憂念之中不忘孝敬詩人忠厚之意也

疑當作三章章八句卒章脫前兩句耳

鶴鳴于九臯聲聞

音問

于野

叶上與反

魚潛在淵或在干渚樂

音落

彼之園爰有樹檀

叶徒公反下同

其下維擇

音托

他山之石可

以為錯

七落反

比也鶴鳥名長頸竦身高腳頂赤身白頸尾黑其鳴

高亮聞八九里臯澤中水溢出所為坎從外數至九

喻深遠也

釋文曰韓詩云九臯九折之澤澤落也

田藍

呂氏曰落葉穢離

錯礪石也○此詩之作不可知其所由然



必陳善納誨之辭也

慶源輔氏曰然不正言其事而必比物而為言者正所謂風刺

上者皆不主於政事而主于文詞不以正諫而托物以諫也

蓋鶴鳴于九臯而聲

聞于野言誠之不可揜也

慶源輔氏曰所以風王之誠身也

魚潛在

淵而或在于渚言理之無定在也

慶源輔氏曰所以風王之明善也

園有樹檀而其下維樛言愛當知其惡也他山之石

而可以為錯言憎當知其善也

慶源輔氏曰所以風王力去私欲之蔽也

夫必能去私欲之蔽然後可以明善而誠身此其序則由大以至小也

由是四者引而

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理其庶幾乎

廬陵曹氏曰天下之理散

於萬事若能反於身而求之觸類而長之未有不  
為吾之益者也鶴鳴所以喻誠身魚潛所以喻明理  
擅擇石錯又所以正人心好惡之偏  
因物而推皆可以反求諸身者也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

叶鐵因反

魚在于渚或潛在淵

叶

均反

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比也穀一名楮惡木也

孔氏曰陸氏云幽州人謂之穀桑荆楊交廣謂之穀中州

人謂之楮殷中宗時穀桑共生是也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為布又擣以為紙樹皮斑者是楮白者是穀

攻錯也○程子曰玉之溫潤天下之至美也石之麤

厲天下之至惡也然兩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

之然後玉之為器得以成焉猶君子之與小人處也  
橫逆侵加然後脩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而義  
理生焉道德成焉吾聞諸邵子云朱子曰邵子云有  
才之正者有才之  
不正者他山之石其小人之才乎○盤山謝氏曰邪  
類與善類非同氣猶玉石不同山石而攻玉猶小人  
謗君子之無德所以傲君子而進於德欺  
君子之無才所以傲君子而勉為全才也

### 鶴鳴二章章九句

朱子曰鶴鳴做得巧含蓄意思  
全不發露○三山李氏曰二章

殊無一句露已意其詩最為難曉○豐城朱氏  
曰知誠之不可掩則知念慮方萌而鬼神已知  
形迹欲掩而肺肝已見所以不可無誠身之功  
也知理之無定在則知事有精粗而理無精粗

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所以不可無明善之功也知愛當知其惡憎當知其善則知親愛賤惡之不可以或偏哀矜教情之不可以自恣所以於應接之間尤不可不去其私欲之蔽也能是數者則知行並進而明誠兩立好惡不偏而人盡其於治天下不難矣此所以為陳善納辭

之什十篇四十章二百五十九句  
疑脫兩句當為二百六十一句

詩傳大全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傳大全卷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sub>臣</sub>沈孫璉

通政使司副使<sub>臣</sub>莫瞻菴覆勘

覆校官編修<sub>臣</sub>曹城

校對官檢討<sub>臣</sub>王坦修

謄錄監生<sub>臣</sub>王詢

欽定四庫全書

詩傳大全卷十一

明 胡廣等 撰

祈父之什二之四

祈

勅衣反父

音甫

予王之爪牙

叶五胡反

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賊也祈父司馬也

職掌封圻

之兵甲故以爲號酒誥

曰圻父薄違是也

圻父曰古者祈圻

幾字通用故此

○九峰蔡氏曰圻父

命者也

予六軍之士也或曰司右虎賁

音奔

之屬也

曰司馬之屬有司右虎賁旅賁皆奉事王之左右者也故司右曰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虎

賁曰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曰爪牙鳥獸所用掌執戈盾夾王車此所謂爪牙者也

以爲威者也

孔氏曰鳥用爪獸用牙以防衛此爪牙以鳥獸爲喻也

恤憂

也○軍士怨於久役故呼祈父而告之曰予乃王之

爪牙汝何轉我於憂恤之地使我無所止居乎

鄭氏曰此

賁司馬之辭謂見使從軍也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於王之爪牙之士○張子曰禁衛天子之爪牙

而使之遠戍所謂轉予於恤也古人容易出一句便不可及詩人造理深其辭儘難學

○祈父予王之爪士

鉏里反

胡轉予于恤靡所底之履

反

止

賦也爪士爪牙之士也底至也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饗

賦也亶誠尸主也饗熟食也言不得奉養而使母反主勞苦之事也○東萊呂氏曰越勾踐伐吳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皆遣歸魏公子無忌救趙亦令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則古者有親老而無兄弟其當免征役必有成法故責司馬之不聰其意謂此法人皆聞之汝獨不聞乎乃驅吾從戎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也責司馬者不敢斥王也

安成劉氏曰不斥王而責司馬此詩人之忠厚



也亦若北山所謂  
大夫不均之意

祈父三章章四句

慶源輔氏曰上兩章言我乃王之爪牙汝何轉我於憂恤之地

使我無所止居如此則是自戕其上之衛末章言汝乃驅吾從戎而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如此則是不體其下之情其言之序亦先公而後私也不戕其上之衛則上得以安必體夫下之情則下不忘其死勾踐無忌之事其用兵猶有古之遺法自秦而下不復如此矣○豐城朱氏曰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司馬所掌封圻之兵甲不過衛王室而已此詩前二章責司馬不當以王之爪牙而遠從征役後一章責司馬不當以國之孤子而遠從征役使王而自棄其爪牙則謂之不智使司馬棄

王之爪牙則謂之不忠至於使孤子之無以爲養則又謂之不仁一事而三失其焉其刺之也哉宜

序以爲刺宣王之詩說者又以爲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故軍士怨而作此詩東萊呂氏曰太子晉諫靈王之詞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宣王中興之主也至與幽厲並數色主反之其詞雖過觀是詩所刺則子晉之言豈無所自歟東萊呂氏

曰讀是詩見宣王變古制者二馬前兩章刺其以宿衛之士從征役末章見其有親老而無他兄弟者當免征役乃驅之從戎也但今考之詩文未有以見其

必爲宣王耳下篇放此

皎皎

反古了

白駒食我場苗繫

反陟立

之維之以永今朝所

謂伊人於焉逍遙

賦也皎皎潔白也

張子曰以表賢者潔白之意

駒馬之未壯者謂

賢者所乘也場圃也

孔氏曰苗而云場者以場圃同地對則異名散則通繫絆

音其足維繫其鞿

音引在胸曰鞿

也永久也伊人指賢者也

逍遙遊息也

藍田呂氏曰徘徊少留之貌

○爲此詩者以賢者之

去而不可留也故託以其所乘之駒食我場苗而繫

維之庶幾以永今朝使其人得以於此逍遙而不去

若後人畱客而投其轄於井中也

前漢書曰陳遵每大飲輒閉門取客

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

火郭反

繫之維之以永今夕

叶祥倫反

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叶克各反

賦也藿猶苗也

華谷嚴氏曰藿豆葉用以作羹

夕猶朝也嘉客猶逍

遙也

疊山謝氏曰賢者高蹈遠引吾知其不可留矣猶欲繫維其白駒以強留之雖一朝一夕亦滿

吾意好德之彛性尊賢之良心在人自不能泯也

○皎皎白駒賁

彼義反又音奔

然來

叶云俱反

思爾公爾侯

叶洪孤反

逸

豫無期慎爾優游

叶汪胡反

勉爾遁思

叶新齋反

賦也賁然光采之貌也

疊山謝氏曰賁者華采也賢人所過之地山川草木皆有

精采蓬戶華門皆有輝華也

或以爲來之疾也

朱子曰王氏讀爲奔字言其來之速

也思語詞也爾指乘駒之賢人也慎勿過也勉毋決

也遁思猶言去意也○言此乘白駒者若其肯來則

以爾爲公以爾爲侯而逸樂無期矣猶言橫來大者

王小者侯也

史記田橫故齊王族自立爲齊王戰敗入居海島漢高帝遣使召之曰云云安

成劉氏曰蓋謂之大者是王小者是侯招橫使來也

豈可以過於優游決於遁

思而終不我顧哉

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又原賢者欲去之意而反其說以留之謂賢者

之所以欲去者不過欲優游自適而已若一旦肯責然而來則當以爾爲公以爾爲侯而逸豫無有期限也何必過於優游決其去意而不肯留哉責然來思猶今人言光訪寵賁之意蓋愛之切而

不知好爵之不足縻留之苦而不恤其志之不得遂

也

安成劉氏曰此章上四句見其愛之切末二句見其留之苦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

楚俱反

一束其人如玉毋金

玉爾音而有遐心

賦也賢者必去而不可留矣於是歎其乘白駒入空

谷束生芻以秣之而其人之德美如玉也蓋已邈乎

其不可親矣然猶冀其相聞而無絕也故語之曰毋

貴重爾之音聲而有遠我之心也

孔氏曰毋得自愛音聲貴如金玉不

以遺問我○慶源輔氏曰此章則賢者既去而好賢

之誠終無已也夫見賢而好之固人之情也至於賢

者已去而眷戀之情不已且祝其無貴重其音

聲以有遠我之心焉夫然後見其好賢之誠也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

陟角反

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

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比也穀木名穀善

安成劉氏曰此二穀字異義然據韻則一從木一從禾

旋回

復反也○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作此詩託爲呼其

黃鳥而告之曰爾無集于穀而啄我之粟苟此邦之

人不以善道相與則我亦不久於此而將歸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



叶謨  
郎反

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叶虛  
王反

比也

東萊呂氏曰人之所以相依者以其明足以知其緩急休戚故也不可與明則不可與處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棚

况甫反

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

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扶雨反

比也

新安王氏曰不我肯穀則不相恤矣不可與明則不相知矣是以不可與處也○慶源輔氏曰

首言復我邦族而已中言復我諸兄末言復我諸父人情困苦之極則愈益思其親者焉

黃鳥三章章七句

東萊呂氏曰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意他國之

可居也及其至彼則又不若故鄉焉故思而欲

歸使民如此亦異於還定安集之時矣今按詩

文未見其爲宣王之世下篇亦然

我行其野蔽

反必制

芾

反方味

其樛

反救零

昏姻之故言就爾

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叶古胡反

賦也樛惡木也

三山李氏曰樛不才之木莊子云大枝擁腫而不中繩墨小枝卷曲而不

中規

壻之父婦之父相謂曰婚姻

爾雅曰壻之父爲婚姻又

曰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爲婚姻

畜養也○民適異國依其婚姻而

不見收卹故作此詩言我行於野中依惡木以自蔽  
於是思昏姻之故而就爾居而爾不我畜也則將復  
我之邦家矣

○我行其野言采其遂

救六反

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

我畜言歸思復

賦也遂牛蘋

音蘋

惡菜也今人謂之羊蹄菜

陸氏曰似蘆菰而葉

長赤

○我行其野言采其菑

音福叶筆力反

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

論語作誠

不以富亦祗

音支

以異

叶逸織反

賦也葛藟

浮去聲

惡菜也特匹也○言爾之不思舊姻

而求新匹也雖實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祗以

其新而異於故耳此詩人責人忠厚之意

慶源輔氏曰常人

情有不得已來依親舊而不見收卹則怨怒形於色辭苛責痛詆無所不至而此詩但言爾不我畜則復我邦家而已至其末章則又原其情實而歸之忠厚焉此情性之正而詩之所謂可以怨者於此見矣

###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王氏曰先王躬行仁義以道民厚矣猶以爲未

也又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姻任卹六行教民爲  
其有父母也故教以孝爲其有兄弟也故教以  
友爲其有同姓也故教以睦爲其有異姓也故  
教以姻爲鄰里鄉黨相保相愛也故教以任相  
賙音周相救也故教以恤建安熊氏曰孝順於  
父母友和於兄弟睦  
睦於宗族姻親於外親任信  
於朋友卹周於鄰里鄉黨以爲徒教之或不  
率也故使官師以時書其德行而勸之以爲徒  
勸之或不率也於是乎有不孝不睦不婣不弟

不任不卹之刑焉

建安何氏曰鄭氏云制刑之意終不爲卑者而罪其長故

六行則教兄以友而制刑則謂之不弟使少者不敢陵長也賈氏云此不弟即六行之友上文言友在睦嫺之上專施於兄弟此變言弟退在睦嫺之下兼施於師長方是時也

安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

慶源輔氏曰孝友睦婣任恤人之道也故

先王修之以爲教使人各自盡以相生相養於天地之間而異於物其仁天下至矣今觀黃鳥我行其野二詩所刺則其民之泮渙離散不相管顧如此其亦異於禽獸夷狄也哉

秩秩斯干

叶居馮反

幽幽南山

叶所旃反

如竹苞

叶補苟反

矣如松茂

叶莫反

矣兄及弟矣式相好

叶呼報反

許厚反

矣無相猶

叶余反

矣

賦也秩秩有序也斯此也干水涯也南山終南之山

也

長樂劉氏曰南山在鎬京之南

芭叢生而固也猶謀也○此築室

既成而燕飲以落之因歌其事言此室臨水而面山

其下之固如竹之苞其上之密如松之茂又言居是

室者兄弟相好而無相謀則頌禱之辭猶所謂聚國

族於斯者也

華谷嚴氏曰宣王作室之地在秩秩然整齊之干岸面對幽幽然深遠之南山

言地勢之壯也其盤基之厚如竹之叢生其結架之密如松之茂盛言宮室之美也於是頌禱之願其入

居此室之後兄弟各相和好無有相圖者矣○廬陵歐陽氏曰古人成室而落之必有稱頌祝禱之言如

記檀弓晉獻文子成室張子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  
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君子謂之善頌善禱者  
矣張子曰猶似也人情大抵施之不報則報故恩不

能終兄弟之間各盡己之所宜施者無學具不相報  
而廢恩也君臣父子朋友之間亦莫不用此道盡己

而已愚按此於文義或未必然然意則善矣

問橫渠說不要

相學指何事而言朱子曰不要相學不好處且如兄  
能友其弟弟却不能恭其兄兄豈可學弟之不恭而  
遂亦不友如弟能恭其兄兄乃不友其弟為弟者豈  
可亦因兄之不友而遂忘其恭然詩之本意猶字作  
相圖謀說○慶源輔氏曰言兄弟相好者恐與蓼蕭  
三章同意天子諸侯繼立多與兄弟相疑忌所以祝



其相好而或曰猶當作尤  
無相謀也

○似續妣

必履反

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

胡五反

爰居爰處

爰笑爰語

賦也似嗣也妣先於祖者協下韻爾或曰謂姜嫄后

稷也

南豐曾氏曰似續妣祖以生民閔宮之詩考之豈謂姜嫄后稷歟

西南其戶天

子之宮其室非一在東者西其戶在北者南其戶猶

言南東其畝也爰於也

慶源輔氏曰大凡人之爲居室未有不欲爲子孫計而使

之繼嗣其祖妣之業者也西南其戶者舉西南以見東北也爰笑爰語則所謂歌於斯者也

○約之閣閣椽

陟角反

之橐橐

音託

風雨攸除

直慮反

鳥鼠攸

去君子攸芋

香于反叶王遇反

賦也約束板也閣閣上下相乘也

華谷嚴氏曰即所謂束板以載也

椽築也橐橐杵聲也除亦去也無風雨鳥鼠之害言

其上下四旁皆牢密也芋尊大也君子之所居以爲

尊且大也

濮氏曰此以下由外而內由牆垣而堂寢次第當然也○安成劉氏曰此章言其牆

壁之美而爲君子尊大之居也蓋古人築垣爲壁室上東西牆謂之序室房及夾室謂之墉堂下謂之壁

謂之墉其實一也隨所在而異其名考於儀禮可見

○如跂音企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叶訖如翬音輝斯飛

君子攸躋子西反

賦也跂竦立也孔氏曰如跂如翼敬也棘急也矢行

緩則枉急則直也革變翬雉鄭氏曰伊洛而南雉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

躋升也○言其大勢嚴正如人之竦立而其恭翼翼

也其廉隅整飭如矢之急而直也其棟宇峻起如鳥

之警而革也其檐阿華采而軒翔如翬之飛而矯其

翼也藍田呂氏曰如翬斯飛覆以尾而加丹雘有文采而勢奮飛也蓋其堂之美如

此而君子之所升以聽事也

○殖殖

市力反

其庭有覺其楹噲噲

快音

其正

征叶音

噦噦

會呼

反

其冥君子攸寧

賦也殖殖平正也庭宮寢之前庭也

廬陵李氏曰堂下至門謂之庭

庭三堂之深

覺高大而直也楹柱也噲噲猶快快也正向

明之處也噦噦深廣之貌冥奧窅

要音

之間也

臨川王氏曰噲

噲其正則知噦噦其冥是偏也噦噦其冥則知噲噲其正是明也○董氏曰正所謂陽室也冥所謂陰室

也○廬陵李氏曰室中西南隅謂之奧邢昺云室戶不當中而近東西南隅最高深隱故謂之奧東南隅

謂之寢郭氏云寢亦隱闇言其室之美如此而君子之所休息以

安身也

○下莞

音官

上簟

叶

徒檢徒

乃安斯寢

叶

于檢于

乃寢乃

興乃占我夢

叶

彌反

吉夢維何維熊維羆

彼宜反叶

維虺

許鬼反

維蛇

市奢反

叶于

其土何二反

賦也莞蒲席也竹葦曰簟

孔氏曰

西方人呼蒲爲莞蒲司几筵有莞筵蒲筵則

兩種席也○濮氏曰莞又云燈心草生池澤中即符離也下莞則鋪席其上則竹葦之簟所以覆席羆

似熊而長頭高脚猛憨

呼談切

多力能拔樹

本草曰熊類大

豕而性輕使好攀緣上高木虺蛇屬細頸大頭色如  
○孔氏曰羅黃白文黃白色

文綬大者長七八尺○祝其君安其室居夢兆而有

祥亦頌禱之詞也下章放此

廬陵歐陽氏曰下至卒章盛陳占夢生子之事

者謂安此寢而生男女男則世爲君王女子宜人之  
家室皆頌禱之詞也○華谷嚴氏曰設爲之辭非實

有是  
夢也

○大音泰人占之維熊維羅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

祥

賦也大人大卜之屬占夢之官也

安成劉氏曰周禮太卜爲卜筮官之

長凡卜師卜人龜人巫氏占人蓍人  
占夢皆其官屬也蓍音水蓍音蓍

熊羆陽物在山

彊力壯毅男子之祥也虺蛇陰物穴處柔弱隱伏女

子之祥也○或曰夢之有占何也曰人之精神與天

地陰陽流通故晝之所爲夜之所夢其善惡吉凶各

以類至是以先王建官設屬使之觀天地之會辨陰

陽之氣

周禮占夢注曰天地之會建厭所處之日辰陰陽之氣休王前後厭音琰王音旺

以

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

占夢曰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

曰喜夢六曰懼夢注曰日月星辰謂日月之行及合辰所在也正夢無所感動平安自夢噩夢驚愕而夢

思夢覺時所思念之而夢寤夢覺時道之而  
夢喜夢喜說而夢懼夢恐懼而夢噩音愕 獻吉夢

贈惡夢

占夢曰季冬獻吉夢于王乃含萌于四方以  
贈惡夢注云獻羣臣之吉夢于王詩云牧人

乃夢此所獻吉夢也含讀爲釋含萌猶釋  
菜萌菜始生也贈送也欲以新善去故惡 其於天人

相與之際察之詳而敬之至矣

慶源輔氏曰詳占夢  
之意則先王致察於

天人之際可謂密矣惜乎其法之不傳也然後世之  
人情性不治畫之所爲猶且昏惑瞽亂而不自知覺  
則其見於夢寐者率多紛紜乖戾未必與天地之氣  
相流通其間縱有微兆之可驗者亦須迂回隱約必  
待其既驗而後可知極有未易遽曉  
者想古占法雖存亦未必能盡也 故曰王前巫而

後史宗祝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



西山真氏曰巫掌祀以鬼神之事告王史掌書以三皇五帝之事告王掌卜筮者以吉凶諫王瞽矇之史以歌詩諫王一人之身而左右前後挾而維之以引以翼有孝有德雖欲斯須自放得乎故王中心他無所為惟守至正而已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

反於既

之裳載弄之璋其泣

皇皇

華彭反叶胡光反

朱芾

音弗

斯皇室家君王

賦也半圭曰璋皇大聲也芾天子純朱諸侯黃朱

東萊

呂氏曰白虎通云芾者蔽也行以蔽前天子朱芾諸侯赤芾以韋爲之上廣一尺下廣二尺

皇猶

煌煌也君諸侯也○寢之於牀尊之也衣之以裳服

之盛也弄之以璋尚其德也言男子之生於是室者皆將服朱芾煌煌然有室有家爲君爲王矣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他計反載弄之瓦位反

無非無儀

叶音義

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

以之反

懼

叶音麗

賦也裼

保音

也孔氏曰裼縛兒被也

瓦紡塼也

朱子曰瓦紡時所用之物舊見

人畫列女傳漆室女手執一物如今銀子樣者意其爲紡塼也然未可必儀善惟憂也○

寢之於地卑之也衣之以裼即其用而無加也弄之以瓦習其所有事也有非非婦人也有善非婦人也

蓋女子以順爲正無非足矣有善則亦非其吉祥可願之事也唯酒食是議而無遺父母之憂則可矣易

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

易家人六二爻程子曰柔順中正婦人之道也婦人居中

而主饋者也故曰中饋○安成劉氏曰婦人於事無所敢自遂正位乎內事在饋食之間而已六二陰爻居陰位則柔順得正居下體之中則得中故其象爲無攸遂在中饋而其占者能如此則爲得正而吉無攸遂即無非儀也在中饋即唯酒食是議也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禮

精五飯冢

音密

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門

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此之謂也

禮記月令五飯春食麥夏食菽食稷秋食

麻冬食黍○列女傳孟子曰今道不用而母老是  
憂也母曰夫婦人之禮云云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  
曰無非無儀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也子行乎  
子義吾行乎吾禮而已君子謂孟母知婦道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藍田呂氏曰一章願其保

兄弟於斯二章願其繼祖妣於斯三章四章五  
章願其安身體於斯自六章以至末章願其傳  
子孫於斯○慶源輔氏曰一章則言其宮之面  
勢而禱其兄弟之相好也二章則言其宮之寬  
廣而禱其祖妣之是嗣也三章則言其宮之成  
而禱其君子所居以爲尊大也四章則言其堂  
之美而禱其君子所躋升以聽事也五章則言  
其室之美而禱其君子所休息以安身也六章  
以至九章則禱其身安夢兆於是而生男則室  
家君王於是而生女則無遺父母之憂也頌禱

之詞始於兄弟之和睦而終於兒女之賢善家  
道之成無踰此者也○豐城朱氏曰古人築室  
既成而落之必有頌美禱祝之詞如美哉輪焉  
美哉奐焉則所謂頌美之詞也歌於斯哭於斯  
聚國族於斯則所謂禱祝之詞也此詩言其基  
址之廣厚結構之周密垣墻之堅固堂室之高  
遠則美輪美奐之類也上有以續祖妣之業下  
有以開子孫之祥兄弟之相好室家之相安則  
歌哭聚族之類也堂之高也以聽事室之深也  
以安身至於寢而夢興而占男子之為君為王  
女子之無非無儀則皆自夫君子攸寧而推言  
之也其必首及夫兄弟者人之居室兄弟之好  
未易完也兄弟之相好而無相猶則非篤天倫  
之親者不能也果能篤於兄弟之好則宜爾室  
家樂爾安拏和氣之益充大福之益集而子孫  
之繁衍基業之昌盛有不可勝言者矣此所以

爲善頌  
善侍歟

舊說厲王既流于彘宮室圯

反部

壞

安成劉氏曰厲王出

居于彘凡十四年而後宣王立故疑其國都宮室之壞也

故宣王即位更

平聲

作宮室既成而落之今亦未有以見其必爲是時之詩也或曰儀禮下管新宮春秋傳宋无公

賦新宮恐即此詩然亦未有明證

朱子曰儀禮燕禮曰下管

新宮大射儀曰乃新宮三終李寶之云昭公二十五年宋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與此所策奏或謂即斯干詩○慶源輔氏曰若以儀禮之下管新宮當之則此詩非宣王之詩矣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牯而純爾

羊來思其角濺濺

莊立反

爾牛來思其耳溼溼

始立反

賦也黃牛黑唇曰牯羊以三百爲羣其羣不可數也

牛之牯者九十非牯者尚多也

董氏曰三百維羣以

牯計也黑唇爲牯則黑皆爲牯黑耳爲聲亦各以其數也皆音切牯音袖聲音尉

聚其角而

息濺濺然

音

而動其耳溼溼然

釋文曰吟食已復出嚼之也

王

氏曰濺濺和也羊以善觸爲患故言其和謂聚而不

相觸也溼溼潤澤也牛病則耳燥安則潤澤也

山陰陸氏

曰古之視牛者以耳祭義所謂大夫視而毛牛尚耳○此詩言牧事有成而牛

羊衆多也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何叶唐反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可河

反蓐素多反何笠立音反或負其餼音侯三十維物叶微律反爾牲則

具叶居律反

賦也訛動何揭音竭擔也也蓐笠所以備雨三十維物齊

具色而別之凡爲色三十也○言牛羊無驚畏鄭氏曰降

阿飲池或寢或訛者美其無所驚畏也而牧人持雨具齎飲食從其所



適以順其性是以生養蕃息至於其色無所不備而

於用無所不有也

豐城朱氏曰降阿飲池寢處訛動物之適其生也蓂莢以禦暑雨饑

糧以備飲食人之勤於事也色之無不備用之無不有則以其效而言也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

反之承

以雌以雄

叶于陵反

爾羊來思

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賦也麤曰薪細曰蒸雌雄禽獸也矜矜兢兢堅強也

騫虧也崩羣疾也

臨川王氏曰矜矜兢兢牧之者不失其性而至堅強也不騫不崩言

羊得其性而無耗敗也言羊而不言牛者羊善耗敗則牛可知也○埤雅曰羊死善耗敗故於不騫不崩

本羊言之六畜之死皆善耗敗而羊為甚○要術曰  
羊有疾輒相汙○徐鉉曰羊以瘦為病故羸從羊詩  
曰不騫為肱臂也既盡也升入牢防獸也○言牧人  
是故也

有餘力則出取薪蒸搏禽獸其羊亦馴擾從人不假

簞

主水反

楚但以手麾之使來則畢來使升則既升也

豐城朱氏曰薪蒸以供爨燎雌雄以備飲食見牧人  
不特勤於事又有餘力以及乎他也有堅強之力無  
虧病之患見牛羊不特順其性又無疾病以致其損  
也麾之以肱畢來既升見人識物情物解人意而無  
事乎奔走追逐之勞也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旒

音北

維旛

音餘

矣大人占之衆維

魚矣實維豐年

叶尼因反

旄維旻矣室家濔濔

側巾反

賦也占夢之說未詳濔濔衆也或曰衆謂人也旄郊

野所建統人少旻州里所建統人多

周禮大司馬曰郊野載旻司常

曰州里建旻

蓋人不如魚之多旻所統不如旻所統之衆

故夢人乃是魚則爲豐年旻乃是旻則爲人衆

毛氏曰陰

陽和則魚衆多○埤雅曰俗云春魚遺子如粟埋於泥中明年水及故岸則皆化而爲魚如遇旱乾水不

及故岸則其子爲日暴乃生飛蝗故說者以爲陰陽和則魚多豐年夢魚理或然也○三山李氏曰此章

亦如斯千言占夢之事也○東萊呂氏曰以斯千無羊之卒章觀之所願乎上者子孫昌盛所願乎下者

歲熟民滋皆不願乎其外也○華谷嚴氏曰考牧之詩亦當有頌禱之語以終之宣王承饑饉離散之後所願者年豐民庶故就牧事設夢以頌禱之耳

無羊四章章八句

黃氏曰古人以畜之多寡而卜其人之盛衰故奉牲以告曰博

碩肥臄謂民力之蓄存也謂其備臄咸有也於是民和而神降之福此禱頌之詞所以詳及於牛羊之衆多牧人之安逸以見民物富庶之效也斯于無羊之夢皆是設辭非果有是事

節

音哉下同

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尹民具爾瞻

叶側衛反

憂

心如悛

徒藍反

不敢戲談國既卒

子律反

斬

叶側衛反

何用不監

古街反

興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貌師尹大音泰

師尹氏也大師三公尹氏蓋吉甫之後春秋書尹氏

卒公羊子以爲譏世卿者即此也

隱公三年公羊傳曰其稱尹氏何譏

世卿注世卿者父死子繼也言氏者起其世也若曰世世尹氏也○三山李氏曰春秋後又書尹氏立王子朝則尹氏之爲世卿其來甚久具俱瞻視惓燔卒終斬絕監視也

○此詩家父

音甫

所作刺王用尹氏以致亂言節彼南

山則維石巖巖矣赫赫師尹則民具爾瞻矣而其所爲不善使人憂心如火燔灼又畏其威而不敢言也

然則國既終斬絕矣汝何用而不察哉慶源輔氏曰

之高峻與師尹位望之尊崇以見望既重則責亦深固不可以冒處而竊據也憂心如惓憂之甚也不敢戲談畏其威也戲談猶且不敢而況敢正言其失直猶其非乎小人而居高位縱欲戕理以致禍亂其終未有不厲威肆虐以藉人之口者然國既終將斬絕矣汝何用而不察哉蓋事已至此而在冢父則又有不得而不言者也○華谷嚴氏曰言師尹失民望鎬京而對終南故以所見起興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於宜反赫赫師尹不平謂何

天方薦瘥徂殿才何反喪亂弘多民言無嘉叶居反慴

七感反莫懲嗟叶遭反

興也有實其猗未詳其義傳曰實滿猗長也箋云猗

倚也言草木滿其旁倚之畎谷也或以爲草木之實

猗猗然皆不甚通

慶源輔氏曰有實其猗先生以爲諸說皆不甚通者蓋與不平之意

不相似耳然鄭氏之意太鑿而或者之說似可通故蘇氏亦云草木山之實也山之生物平均如一凡草

木之生於上者無不猗猗其長也如此則與不平之意相近矣○安成劉氏曰以左傳我落其實與衛風

綠竹猗猗之語觀之或可爲集傳第三說之證

薦荐通重

直用反

也瘥病弘大

懣曾懲創也○節彼南山則有實其猗矣赫赫師尹

而不平其心則謂之何哉蘇氏曰爲政者不平其心

則下之榮瘁勞佚有大相絕者矣是以神怒而重之

以喪去聲亂人怨而謗讟

徒谷反

其上然尹氏曾不懲創

咨嗟求所以自改也

○尹氏大

泰音

師維周之氏

丁禮反

叶

秉國之均四方是

維天子是毗

婢尸反

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霜叶

夷反

賦也氏本均平

朱子曰均本當從金如所謂泥之在鈞者不知鈞是何物潘時舉曰恐只

是為无器者所謂車盤是也藝運得逾急則其成器愈快曰秉國之均只是此義今訓平者此物亦惟平



乃能維持毗輔弔愍空窮師衆也○言尹氏大師維

周之氏

臨川王氏曰京室以大族爲氏朝廷以尊官爲氏氏者安危存亡所出也尹氏大族也大

師尊官也

而秉國之均則是宜有以維持四方毗輔天子

而使民不迷乃其職也今乃不平其心而既不見愍

弔於昊天矣則不宜久在其位使天降禍亂而我衆

并及空窮也

東萊呂氏曰空我師如空其國空其地之類蓋曰人之類將滅矣甚言之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

叶斯反

弗問弗仕

鉏里反下同

勿罔君

子

叶獎反

式夷式已無小人殆

叶養反

瑣瑣

素火反

姻婭則無

臚音武仕

賦也仕事罔欺也君子指王也夷平已止

臨川王氏曰已廢退

也孟子所謂士師不能治士則已之與此已同義

殆危也瑣瑣小貌壻之父

曰姻兩壻相謂曰亞

孔氏曰言每一人娶姊妹相亞次也

臚厚也

○言王委政於尹氏尹氏又委政於姻婭之小人而

以其未嘗問未嘗事者欺其君也故戒之曰汝之弗

躬弗親庶民已不信矣其所弗問弗事則豈可以罔

君子哉當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無

以小人故而至於危殆其國也瑣瑣姻婭而必皆

媮仕則小人進矣

慶源輔氏曰小人而濫居要職躐處高位其智識既不能以照察幾

微其才力又不能以綜理事務則其勢必至於分委姻婭之人以任政而小人因得以竝進矣鑒空妄說誕慢相欺必至於以其未嘗問未嘗仕者欺其君而政荒事廢召禍致災無所不至當是之時是宜反躬自責而私欲昏蔽迷惑不反不至於危殆其國家則不已者此小人之常態也若能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瑣瑣姻婭悉皆屏去而無使汙縉紳而盜名器焉則何至於危殆其國家也哉

○昊天不脩

反乾龍

降此鞠誼

音凶

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

子如屈

音成叶居例反

俾民心闕

音缺叶音桂反

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賦也傭均鞠窮訕亂戾乖屈至闕息違遠也○言昊

天不均而降此窮極之亂昊天不順而降此乖戾之

變

華谷嚴氏曰惟師尹之禍而歸之於天曰降此鞠訕降此大戾謂天生小人以禍天下也

然所

以靖之者亦在夫人而已君子無所苟而用其至則

必躬必親而民之亂心息矣君子無所偏而平其心

則式夷式已而民之惡怒遠矣傷王與尹氏之不能

也夫爲政不平以召禍亂者人也而詩人以爲天實

爲之者蓋無所歸咎而歸之天也抑有以見君臣隱

諱之義焉有以見天人合一之理焉後皆放此○安

成劉

氏曰此詩後章言不弔不平正月言天之抗我天天是掇十月之交言天命不徹雨無正言降喪疾威小晏言晏天疾威小弁言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巧言言昊天已威昊天泰憮以及變大雅板言上帝板板天之方難方蹶方虐方懽言疾威上帝降降滔德瞻卬言不惠而降厲召晏言疾威而降喪皆與此章言天之意同一致者其詩人之情性有同然者歟○豐城朱氏曰國之危亡盡以爲人事歟則日月剝蝕山崩川竭將興必有禎祥將亡必有妖孽固未可盡責於人也盡以爲天意歟則武丁因桑穀之祥而戒懼以復成湯之業宣王因雲漢之災而戒懼以繼文武之功又未可盡歸之天也大抵人事之有得失氣化之有盛衰此皆治亂之所由惟君子爲能以人合天不諉於天以義制命不諉於命則可以轉禍而爲福

轉災而爲祥轉凶而爲吉轉亂而爲治天也有人焉  
君子不純以爲天也使王能平其心以任尹氏尹氏  
能平其心以用在朝之君子而不以小人間之則豈  
至於危亡而不可救哉故善爲國者亦反求諸己而  
矣

○不弔昊天

叶鐵因反

亂靡有定

叶唐丁反

式月斯生

叶桑經反

俾民

不寧憂心如醒

音呈

誰秉國成不自爲政

叶諸盈反

卒勞百姓

叶桑經反

賦也酒病曰醒成平卒終也○蘇氏曰天不之恤故

亂未有所止而禍患與歲月增長

上聲

君子憂之曰誰

秉國成者

華谷嚴氏曰憂心如醒猶黍離言中心如醉○新安胡氏曰秉國成即上章秉國均

斥尹氏也乃不自爲政而以付之姻婭之小人其卒使民

爲去聲之受其勞弊以至此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

子六反

靡所騁

救領

反

賦也項大也蹙蹙縮小之貌○言駕四牡而四牡項

領可以騁矣而視四方則昏昏亂蹙蹙然無可往之

所亦將何所騁哉東萊呂氏曰本根病則枝葉皆瘁

是以無可往之地也

華谷嚴氏曰家父駕此四牡其四牡大領非不肥壯然視四方

威感然縮小無可馳騁之地是以畜而不去蓋世亂則若見天地之狹也

○方茂爾惡相

息亮反

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醕

市由反

矣

賦也茂盛相視懌悅也○言方盛其惡以相加則視其矛戟如欲戰鬪及既夷平悅懌則相與歡然如賓主而相醕酢不以爲怪也蓋小人之性無常而習於鬪亂其喜怒之不可期如此是以君子無所適而可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

考服反

怨其正

叶諸反

賦也尹氏之不平若天使之故曰昊天不平若是則

我王亦不得寧矣然尹氏猶不自懲創其心乃反怨

人之正已者則其爲惡何時而已哉

東萊呂氏曰篇將終矣復歎曰

昊天其使尹氏不平乎我王其不得安寧乎今尹氏

不懲創其惡覆怨正人之攻已者方且報復而未已

吾是以憂吾君之不得寧也此憂豈爲身哉○慶源

輔氏曰不懲其心覆怨其正自古小人處禍亂之常

態凡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則君子已亂之要術也

○家父

音甫作誦

叶侯反以究王訕式訛爾心以畜

許六反萬

邦

叶卜  
工反

賦也家氏父字周大夫也究窮訛化畜養也○家父  
自言作爲此誦以窮究王政昏亂之所由冀其改心  
易慮以畜養萬邦也陳氏曰尹氏厲威使人不得戲  
談而家父作詩乃復自表其出於已以身當尹氏之  
怒而不辭者蓋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俱存亡故也

孔氏曰詩久之情不一或微加諷諭或指斥懲咎或  
隱匿姓名或自顯官字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  
自載字寺人孟  
子亦此類也東萊呂氏曰篇終矣故窮其亂本而

歸之王心焉致亂者雖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

蔽也

慶源輔氏曰東萊謂篇終矣故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焉此說當矣故直至此章方說箇王字

蓋言至此則王亦不得不任其責前章雖嘗譏尹氏之用小人而不及王然王之所以用尹氏者亦不能

逃其責矣

李氏曰孟子曰人不足與適

陟革反

也政不足與

間

去聲

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蓋用人之失政事

之過雖皆君之非然不必先論也惟格君心之非則政事無不善矣用人皆得其當矣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序以此爲幽王之詩而春秋桓十五年有家父  
來求車於周爲桓王之世上距幽王之終已七  
十五年不知其人之同異大抵序之時世皆不

足信今姑闕焉可也

安成劉氏曰春秋隱公三年三月平王崩而四月尹

氏卒桓公八年桓王使家父來聘十五年使家父來求車計家父來聘之時上距尹氏之卒才十七年恐即此詩之尹氏家父也且此詩判尹氏爲政不平而曰國既卒斬何用不監曰喪亂弘多惜莫慙嗟曰降此鞠訕降此大戾等語皆似亂亡以後之詞疑此或東遷後詩也

正

政音

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

憂心京京

叶居良反

哀我小心癩

音鼠

憂以痒

音羊

賦也正月夏之四月謂之正月者以純陽用事爲正

陽之月也繁多訛僞將大也京京亦大也癩憂幽憂

也痒病也○此詩亦大夫所作言霜降失節不以其

時華陽范氏曰正月長養之月也繁霜肅殺之氣也

既使我心憂傷矣而造

爲姦僞之言以惑羣聽者又方甚大

東萊呂氏曰凡詩張爲幻以罔

上惑衆者皆謂之訛言○董氏曰霜降非時災降于上也訛言非常禍起于下也上下如此則國亡無日

矣然衆人莫以爲憂故我獨憂之以至於病也

虞源輔氏

曰正月而繁霜則災之降於天者甚矣訛言而孔將  
則亂之起於人者深矣天災人禍雜然並見而當時  
君臣上下怙然不以爲憂是皆所謂安其危而利其  
舊者也惟作此詩之大夫獨以爲憂故曰念我獨兮  
憂心  
京京

○父母生我胡俾我瘵音庚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叶下好

言自口叶孔五反莠餘久反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賦也瘵病自從莠醜也臨川王氏曰莠惡也穀謂之善則莠惡可知愈愈

益甚之意○疾痛故呼父母而傷已適丁是時也訛  
言之人虛僞反覆言之好醜皆不出於心而但出於

口是以我之憂心益甚而反見侵侮也

慶源輔氏曰夫君子之處

亂世彼以為是而已以為非彼以為樂而已以為憂動與衆違此所以反見侵侮也○豐城朱氏曰使亂而在我之先則吾有所不及見固可以無憂也使亂而在我之後則吾有所不及知亦可以無憂也今不先不後而使我適當是時則安能以無憂乎虛偽之言但出於口而不出於心則聞其善言而不足以為喜聞其惡言而不足以為怒以其反覆而不可憑也是以使我憂之至於甚病而彼反見侵侮也

○憂心惴惴

其營反

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

必政反

其臣僕

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賦也惴惴憂意也無祿猶言不幸爾辜罪并俱也古

者以罪人爲臣僕亡國所虜亦以爲臣僕箕子所謂

商其淪罟我罔爲臣僕是也○言不幸而遭國之將

亡與此無罪之民將俱被囚虜而同爲臣僕未知將

復從何人而受祿

疊山謝氏曰忠臣不事二君義士不食周粟所可哀者一世之人不

知當從何人而受祿乎○慶源輔氏曰民指在下之民人則并上下而言之

如視鳥之飛

不知其將止於誰之屋也

豐城朱氏曰念我無祿傷已之不幸也并其臣僕傷

斯民之俱不幸也于何從祿未知其所從之人也此哀國之將亡而無所定之詞也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

之丞反

民今方殆視天夢夢

莫工反叶



莫登反既克有定靡人弗勝音升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興也中林林中也侯維殆危也夢夢不明也皇大也

上帝天之神也程子曰以其形體謂之天以其主宰

謂之帝○言瞻彼中林則維薪維蒸分明可見也

安成

劉氏曰大者為薪細者為蒸甚分明也

民今方危殆疾痛號訴於天而

視天反夢夢然若無意於分別善惡者然此特值其

未定之時爾及其既定則未有不為天所勝者也夫

天豈有所憎而禍之乎福善禍淫亦自然之理而已

申包胥曰人衆則勝天天定亦能勝人疑出於此

史記

吳入楚伍子胥鞭平王尸申包胥使人謂之曰子之報讎其已甚乎吾聞云云○豐城朱氏曰福善而禍淫此天之常理也善者未必福淫者未必禍則以氣化自盛而趨於衰則常者有時而變此正其未定之時也方其未定則人或能以勝天及其既定則天必能以勝人然則今日之受禍者安知其不為他日之福而今日之受福者又安知其不為他日之禍乎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

訊

音信

之占夢

叶莫登反

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叶胡陵反

賦也山脊曰岡廣平曰陵懲止也故老舊臣也訊問

也占夢官名掌占夢者也其俱也鳥之雌雄相似而

難辨者也

盧陵歐陽氏曰凡禽鳥雌雄多以首尾毛色不同別之鳥之首尾毛色雌雄不異人

所難別

○謂山蓋卑而其實則岡陵之崇也今民之訛

言如此矣而王猶安然莫之止也及其詢之故老訊

之占夢則又皆自以爲聖人亦誰能別其言之是非

乎

慶源輔氏曰故老舊臣可以決事理之是非者也占夢之官可以決微兆吉凶者也今也不平心據

實而言但皆自以爲聖人而已耳誰能別其言之果是果非乎○豐城朱氏曰訛言之人是而謂之非非

而謂之是其虛僞反覆甚矣非有明哲之君孰能辨而懲之哉故老明於臧否者也占夢明於吉凶者也

此國之所賴以止訛者也。今問之故，老故老曰：「予聖矣，而未必明於臧否之理，問之占夢，占夢亦曰：『予聖矣，而未必明於吉凶之兆。』則亦誰能別其言之是非乎？」

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

叶居亦反

謂地蓋厚不敢不踣

并亦反

維號

音豪

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

吁鬼反

蜴

星歷反

賦也局曲也

孔氏曰曲身也

踣累足也

說文曰小步也

號長言之也

脊理蜴蝥

音原

也虺蜴皆毒螫

音釋

之蟲也

孔氏曰釋

魚云蜴蝥蜥蜴

也蝶音榮蜥音昔蜴音亦

○言遭世之亂天雖高而不敢不局地

雖厚而不敢不踣其所號呼而爲此言者又皆有倫

理而可考也哀今之人胡爲肆毒以害人而使之至

此乎

臨川王氏曰人號呼而出斯局踣之言者非誕也乃有倫序有脊理○疊山謝氏曰身在地

間如無所容則人之害人者為虺為蜴世道亦不敢矣○慶源輔氏曰所謂此者即上所言局蹐而不敢

自安者也

○瞻彼阪

反音

田有苑

音

其特天之扚

反五忽

我如不我克

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興也阪田崎嶇

音欬山險也

境境

音敲瘠薄也

之處苑茂盛之

貌特特生之苗也扚動也

新安胡氏曰扚有齟齬頓挫之意

力謂用

力○瞻彼阪田猶有苑然之特而天之扚我如恐其不我克何哉亦無所歸咎之詞也夫始而求之以為

法則惟恐不我得也及其得之則又執我堅固如仇

讎然終亦莫能用也求之甚艱而棄之甚易其無

常如此

鄭氏曰言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眉山蘇氏曰書云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

亦弗克由聖此之謂也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

叶力

矣燎

力詔

反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

似音威

反手悅

之

賦也正政也厲暴惡也火田爲燎揚盛也宗周鎬京

也褒似幽王之嬖妾褒國女似姓也

朱子曰褒人有罪入此女以贖

罪是為褒姒幽王為廢申威亦滅也○言我心之憂  
后及太子而立以為后

如結者為國政之暴惡故也燎之方盛之時則寧有  
能撲而滅之者乎然赫赫之宗周而一褒姒足以  
滅之蓋傷之也時宗周未滅以褒姒淫妬讒諂而王

惑之知其必滅周也

廬陵歐陽氏曰此上七章皆述王信訛言亂政至此始言滅周

主於褒姒者謂王溺女色而致昏惑推其禍亂之本  
以歸罪也○豐城朱氏曰桀之亡也非湯滅之也妹  
喜實滅之也紂之亡也非武王滅之也妲己實滅之  
也幽王之亡也非申侯犬戎滅之也褒姒實滅之也  
然桀亡於妹喜而天下遂為商者以其有湯也紂亡  
於妲己而天下遂為周者以其有武王也幽王亡於



褒似而天下不至於易姓者以雖有褒似以滅之而無德如湯武以繼之也亦以見文武成康之遺澤其在人者未泯也噫當是時天命之眷眷於周者未釋也民心之眷眷於周者未散也而幽王則用嬖妾以亂於內用羣小以亂於外而先自絕于天結怨于民則足以滅其身而已矣 或曰此東遷

後詩也時宗周已滅矣其言褒似滅之有監戒之意而無憂懼之情似亦道已然之事而非慮其將然之

詞今亦未能必其然否也

安成劉氏曰章末四句語意反覆相應其言燎之難

滅正以傷歎宗周之易滅真似道已然之事竊恐或說為長且使宗周末滅褒似方寵則詩人之言未應指斥如是也若以下篇黜婁嬖方處之語証之彼詞則又微婉雖作於褒似嬖盛之時固無嫌也

○終其永懷又窘

求反

陰雨其車既載

才反

乃棄爾輔

叶扶反

載

如字

輸爾載

才反

將

七羊反

伯助子

叶演女反

比也陰雨則泥濘

寧去聲

而車易以陷也載車所載也

輔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

孔氏曰輔是車可解脫之物

輸墮

音隄也將請也伯或者之字也○蘓氏曰王爲淫虐譬

如行險而不知止君子永思其終知其必有大難故

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王又不虞難之將至而棄賢

臣焉故曰乃棄爾輔君子求助於未危故難不至苟

其載之既墮而後號伯以助予則無及矣

○無棄爾輔員

音

于爾輻

方六反

筆力反

叶

屢顧爾僕不輟爾

載

力反

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力反

叶

乙

比也員益也輔所以益輻也屢數顧視也僕將車者

也○此承上章言若能無棄爾輔以益其輻而又數

數顧視其僕則不墮爾所載而踰於絕險若初不以

爲意者蓋能謹其初則厥終無難也

華陽范氏曰治天下者任重道

遠故以將車爲喻○豐城朱氏曰輻以固載輔以益輻僕以將車三者皆備然後可以不墮所載苟始之

不謹則終之  
敗也必矣

一說王曾不以是爲意乎

新安胡氏曰苟能如上文

所戒尚可以踰歷絕險之地而保其終也顧乃曾是不以爲意乎

○魚在于沼

叶音灼

亦匪克樂

洛音

潛雖伏矣亦孔之炤

灼音憂心慘慘

七感反當作慄七各反

念國之爲虐

比也沼池也炤明易見也○魚在于沼其爲生已蹙

矣其潛雖深然亦炤然而易見言禍亂之及無所逃

也

華谷嚴氏曰魚相忘於江湖者也今在池沼非所樂矣喻君子立亂朝亦非所樂也魚雖藏伏然沼

之水淺亦甚炤然易見無所逃於罔罟之害喻君子雖自韜晦亦未必能避患也

○彼有旨酒又有嘉穀

戶交反無韻未詳

洽比

毗志反

其鄰昏姻

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慙慙

賦也洽比皆合也云旋也

三山李氏曰與其親戚周旋也

慙慙疾痛

也○言小人得志有旨酒嘉穀以合比其隣里怡懌

其昏姻而我獨憂心至于疾痛也

臨川王氏曰君子困感而小人得志

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又曰彼得志之小人惟與其姻親隣里煦濡以相樂而我獨憂心之甚然彼之

所以自樂者亦豈能長保其樂哉○豐城朱氏曰旨酒嘉穀以合比其隣里怡懌其昏姻惟優游無事者

能之若憂亂畏禍之人則其家之不能恤而何以合比其鄰里其身之不能保而何以怡懌其昏姻此君

子之憂所以至於疾痛而自歎小人之不如也昔人有言燕雀處堂母子相

安自以爲樂也突決棟焚而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

此之謂乎

孔叢子論勢篇子順曰云云子順名斌孔子六世孫時相魏安僖王○三山李氏曰

國勢如此而小人徒乃羣居飲酒以相樂殆燕雀之類也

○仳仳

此音

彼有屋藪藪

音速

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

逆於

反

是椓

陟角反叶都木反

哿

哥我反

矣富人哀此惇獨

賦也仳仳小貌藪藪窶窶

音巨

陋貌指王所用之小人也

穀祿夭禍椓害哿可獨單也○仳仳然之小人既有

屋矣穀穀窶陋者又將有穀矣而民今獨無祿者是  
天禍稼喪之耳亦無所歸咎之詞也亂至於此富人

猶或可勝惇獨甚矣

三山李氏曰衰亂之世要其極也貧富俱受其禍言其一時之

虐政富者之財猶可以勝其求貧者愈不堪也○東萊呂氏曰勞役之甚者自較其輕重故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困苦之甚者自較其淺深故曰哿矣富人哀此惇獨使民至是蓋甚可憐矣○新安胡氏曰前章念我獨兮憂心慙慙若唯及其私矣此章哿矣富人哀此惇獨其不忘天下之情如此○豐城朱氏曰仇仇而有屋則卑小者而豐大矣穀穀而有穀則窶陋者而富足矣而民今之無祿則是天獨稼喪於庶民也均之為稼喪也富者優於財而裕於力猶未至於甚困惇獨者罷於力而傷於財則豈不可哀之甚

哉此孟子所以言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也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

叶莫後反

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

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叶於希反

賦也十月以夏正言之建亥之月也交日月交會謂

晦朔之間也歷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

問周天之

度是自然是強分朱子曰天一晝夜行一周又過一度以其行過處一日作一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



之一方是一周也○鄱陽董氏曰沈存中云天何嘗有度以其行三百六十五日而一晷強謂之度以步日月五星行度而已陳尚德云天日者氣數之始其每日之進退既有常則故一日之進退遂為一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進退一周而周天之數遂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凡星辰遠近之相去月與五星之行皆以其度為度焉度數也則也天本無度以與日離合而成天日東西行其周布本東西而縱橫南北皆以其度為數○安成劉氏曰古歷法每度九百四十分四分度之一該九百四十分內之二百三十五分然天之為體即星辰次舍周布之定體也天之為度即二十八宿縱橫布列之度數也天之左行一日一周而過一度即其星辰次舍度數之全體旋轉於太虛空中既一周匝而復過其既匝之西以度準之適滿一度是一日內共該日月皆右行西過三百六十六度二百三十五分也

日月皆右行

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

之七

都陽董氏曰書傳謂日月亦左旋橫渠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故日月五星亦左旋此洞見

天道之流行就地而而順觀之也論語或問曰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旋詩傳曰日月右行於天此步占日月之躔次於天度而逆取之也儒家論天道則皆順而左旋歷家考天度則日月五星逆而右轉也○安成劉氏曰十九分度之七者以月行第十四度分為十九分而月又行及其七分也每分四十九分四釐七毫三絲六忽八微四塵有奇七分共言三百四十六分三釐一毫五絲七忽八微九塵有奇但先儒以為日月皆左行於天今以昏旦之中星驗之則知日實右行以每夜月躔之宿度驗之則知月實右行若據左行之說推之日行一日一周天則一時當行三十度有奇假如堯時冬至日在天之虛計其

日自子時天與日竝行起至申時日沒則天之虛淪  
於申位日之行當躔畢宿而張宿昏中矣安得堯典  
以為星昴乎今日星昴則是昏時日仍躔虛其為右  
行而一日一度者可知矣又以今冬至日在箕八度  
而昏中躔驗之亦是右行無疑至於月之左行一日  
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則是一日行及三百  
五十一度有奇一時當行二十九度有奇假令某日  
酉時月初出躔某宿計其行至子時當踰本宿之西  
一百一十六度之外矣嘗試驗之而月躔仍在本宿  
之傍不遠則是右行而一日止行十三度有餘者又  
可知矣故曰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

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

九峰蔡氏

曰日行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  
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行積二十九

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  
百九十九而與日會也  
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後

律歷志曰以逮及舒  
光盡體伏謂之晦  
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  
劉氏

言朔之為  
朔後晦前各十五日  
日月相對則月光正

滿而為望  
安成劉氏曰彭魯叔曰月行與日對相去  
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有奇分天之中謂

之望望在十五日其常也或進在十四日或退在十  
六日其變也望之無定日者由合朔之日時有蚤暮  
也然凡望時必各在其月  
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  
朔後晦前之十五日也

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

同度同道則月亢  
反皆浪  
日而月為之食是皆有常度

矣

宋子曰天止如一圓匝赤道是匝子相合縫處在天之中黃道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東西兩處

與赤道相交度却是將天橫分為許多度數會時日月在黃赤道相交處相撞着望時日月正相向如一在子一在午日所以食於朔者日常在上會時月在下而遮了日故日食月食謂之闇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闇至明中有闇虛其虛至微望時月與之薄無分毫相差為闇虛所射故食○安成劉氏曰黃祥翁曰唐一行日議云日行黃道月有九道遇交則有薄食之變至於合朔如合辟則不食其交不軌道則食也故驗日食者必以日辟月道之交驗之耳月不行黃道只行其餘八道但此八道皆斜出入於黃道內外月一次經天則一次入一次出一歲凡十三次經天二十六次出入於黃道惟有兩次與日會故疏云通計一百七十三有餘而然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

有一交於此時方有食

然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

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

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

初簪反

差

又宜反

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

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

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

行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

疊山謝氏曰陰盛陽微而日為之食幽王

之時臣欺君妾惑主小人陵君子犬戎侵中國陰道長陽道消人事所感天象示之此日所以微也○安成劉氏曰黃祥翁曰杜預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的不能不小有盈縮故雖有交會而不食者或有相

交而食者然日月同度同道之際行有分數則食亦有分數也若以常度論之二歲兩交當兩食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唐二百九十年食百餘者此所謂雖交而不食或頻交而食者也在乎人君行事之所感召耳

蘇氏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

古尤忌之夏之四月爲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純陰疑其無陽故謂之陽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盛也微虧也彼月則宜有時而虧矣此

日不宜虧而今亦虧是亂亡之兆也

疊山謝氏曰日衆明之本而爲

陰所食其惡甚矣非日之醜乃天之變國之災也國亡則民受禍烈矣今此下民亦可哀之甚也○三山

李氏曰唐志云十月之交以歷推之在幽王之六年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

叶戶郎反

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

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賦也行道也○凡日月之食皆有常度矣而以為不

用其行者月不避日失其道也然其所以然者則以

四國無政不用善人故也

左傳昭公七年晉士文伯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

謫十日之災

如此則日月之食皆非常矣而以月食為其

常日食為不臧者陰亢陽而不勝猶可言也陰勝陽



而揜之不可言也

臨川王氏曰月食非其常也然此日食則以陽侵陰猶為常也此日

而食則為變大矣

故春秋日食必書而月食則無紀焉亦以

此爾

三山李氏曰春秋月食未嘗書豈月未嘗食耶亦以為常故耳

○燿燿

丁輒反

震電不寧不令

叶虛經反

百川沸騰山冢萃

但恤

反

崩高岫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

七感反

莫懲

賊也燿燿電光貌震雷也寧安徐也令善

前漢李尋傳注曰雷

電失序不安不善

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萃崔嵬也高岫崩

陷故為谷深谷填塞故為陵憯曾也○言非但日食

而已十月而雷電山崩水溢亦災異之甚者是宜恐

懼修省改紀其政而幽王曾莫之懲也

疊山謝氏曰災異如此幽

王之心曾不懲創詩人不指幽王而曰哀今之人微而婉也○華谷嚴氏曰十月雷電天道乖矣川沸山崩陵谷遷變地道亂矣胡為莫懲創也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

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

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

欲止其亂也

前漢孔光曰皇極之道不立則咎懲荐臻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

欲其改更若不畏懼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

○皇父

音甫

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

例留反

子內史蹶

俱衛反

維趣

七走反

馬

叶滿補反

檇

音矩

維師氏豔

餘瞻反

妻嬭

音肩

方處

賦也皇父家伯仲允皆字也番聚蹶檇皆氏也

孔氏曰父

及伯仲是字之義番聚蹶檇單言又聚子以子配之若曾子閔子然故知皆氏卿士六卿之

外更為都官以總六官之事也或曰卿士蓋卿之士

周禮大宰之屬有上中下士

周禮大宰卿一人宰夫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

下士三十二人

公羊所謂宰士

公羊傳隱元年謂宰恒為宰士

左氏所謂周

公以蔡仲爲己卿士是也

九峰蔡氏曰周公爲冢宰食邑於畿內畿內諸侯蓋

仲二卿故周公用仲爲卿也

蓋以宰屬而兼總六官位卑而權重

也

安成劉氏曰以宰屬而總六官固位卑權重矣如前說爲都官以總六卿亦位卑而權重也故詩人

首言司徒掌邦教冢宰掌邦治皆卿也

周禮天官大宰卿一人地

官大司徒卿一人

膳夫上士掌王之飲食

音嗣

膳羞者也

天官膳夫

上士二人鄭氏曰食飯也飲酒漿也膳牲肉也羞有滋味者

內史中大夫掌爵祿

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者也

春官內史中大夫一人掌王八柄之法

趣馬

中士掌王馬之政者也師氏亦中大夫掌司朝得失

之事者也

地官師氏中大夫一人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得失之事注曰司猶察也察王視

朝若有善道可行者則以詔王記君得失若春秋是也

美色曰豔豔妻即褒姒

也煽熾也

臨川王氏曰言其勢盛若火之煽然

方處方居其所未變徙

也○言所以致變異者由小人用事於外而嬖妄豔

惑王心於內以爲之主故也

三山李氏曰此上三章言災異之事下五章言

災異之由由所用非人也故責外所用之人又責其內寵言所以致之之由也○豐城朱氏曰兼總六官

者卿士之職也而皇父實爲之數五典擾兆民者司徒之職也而番實爲之統百官均四海者冢宰之職也而家伯實爲之內史掌八法之廢置師氏掌朝政之得失皆輔導王者也而以付之樞與梁子膳夫掌

王之飲食趣焉掌王之馬政皆親近王者也而以付之蹶與仲允則小人之黨盛矣后妃主內者也當求竊寵貞淑以為君子之配而以豔妻為之則嬖妾之焰熾矣有嬖妾以蠱惑於內有小人以扇亂於外此災異之所以繁興而亂亡之所以莫救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

叶謨悲反

徹我

牆屋田卒汙

音烏萊

叶陵之反

曰予不戕

在良反

禮則然矣

叶於姬反

賦也抑發語詞時農隙之時也作動即就卒盡也汙

停水也萊草穢也

孔氏曰汙者記曰汙其宮而猶焉是也萊者楚茨云田萊多荒是也

戕害也○言皇父不自以為不時欲動我以徙而不

與我謀乃遽徹我牆屋使我田不獲治卑者汗而高

者萊又曰非我戕汝乃下供上役之常禮耳

廬陵彭氏曰三

代之君不敢鄙夷其民以從己之欲每有興作謀及庶民如盤庚遷殷登進厥民而告之三代世守此道故詩人曰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孔氏曰皇父以親寵封於圻內築都邑令邑人居之役之不以其時先毀牆屋而後令遷邑人廢其家業故述其情如此○疊山謝氏曰皇父使民無以為生矣乃曰予不戕虐汝也下供上役禮則當然其不仁甚矣○臨川王氏曰此章專言皇父專恣而害及于民也○豐城朱氏曰徹我牆屋則無以安其身田卒汙萊則無以食其力如是而猶曰非我戕汝乃禮之當然也夫下供上役固禮之常也然豈有作大事動大衆而不通衆志不盡下情者哉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

式亮反下同

擇三有事亶侯多藏

才浪

反不慙

魚親反遺一老俾守我王

叶于反

擇有車馬以居徂

向

賦也孔甚也聖通明也

臨川王氏曰皇父自謂甚也聖故因而譏之曰孔聖也都

大邑也周禮畿內大都方百里小都方五十里皆天

子公卿所封也向地名在東都畿內今孟州河陽縣

是也

孟州即今懷慶府孟縣隸河南

三有事三卿也

孔氏曰皇父封圻內當二卿今

立三卿以比列國也

亶信侯維藏蓄也慙者心不欲而自強之



詞有車馬者亦富民也徂往也○言皇父自以爲聖

而作都則不求賢而但取富人以爲卿又不自強畱

一人以衛天子但有車馬者則悉與俱往不忠於上

而但知貪利以自私也

疊山謝氏曰皇父棄舊臣者德而不用不能勉強畱一老

以守我王其不忠甚矣平王東遷作文侯之命推原召亂之由亦曰國有耆壽俊在厥服西周之亡實兆於此使皇父秉政之時能畱一老以守我王如周召之師保如仲山父之保王躬則幽王有馮有翼未至於身辱國亡也皇父之罪莫大於此

○黽

民允反

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

五乃反

下民之孽

魚列反

匪降自天

叶鐵反

噂

子損反

沓

徒合反

背

蒲昧反

憎職競由人

賦也。囂衆多貌。孽災害也。噂聚也。沓重複也。職主競

力也。○言黽勉從皇父之後，未嘗敢告勞也。猶且無

罪而遭讒

眉山蘇氏曰：無罪而且見讒而況敢告勞乎。

然下民之孽非天

之所爲也。噂噂沓沓多言以相說

悅同

而背則相憎，專

力爲此者，皆由讒口之人耳。

永嘉陳氏曰：噂聚談也。沓猥并也。小人相見之

狀如此，背則憎疾也。用如此小人，在位所以與孽未可歸於天也。

○悠悠我里亦孔之痲

莫背反叶  
呼有反

四方有羨

徐而反

我獨

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

叶直質反

我不敢傲

我友自逸

賦也悠悠憂也里居痲病羨餘逸樂徹均也○當是

之時天下病矣而獨憂我里之甚病且以爲四方皆

有餘而我獨憂衆人皆得逸豫而我獨勞者以皇父

病之而被禍尤甚故也然此乃天命之不均吾豈敢

不安於所遇而必傲我友之自逸哉

疊山謝氏曰君  
子不以一身之

憂勤為賢亦不以衆人之逸樂為非凡人命有窮通  
我之憂勤乃天之所付者如是安之而已不敢效我  
友之自逸也其辭甚婉其志堅而不可變也○安成  
劉氏曰上章既言匪降自天而此復以勞役不均歸  
於天命者亦無  
所歸咎之詞也

###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新安胡氏曰王氏云此詩  
前三章言災異之變四章

言致災由於小人而皇父小人之魁也故五六  
章專言皇父之惡七章言小人在位天降之災  
則天變生於人妖也八章言  
己之憂勞而一篇之義終矣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

息喪反

饑饉

具覲反

斬伐四國

于叶

通反

旻

霽巾反

天疾威弗慮弗圖舍

音赦

彼有罪既伏其辜若

此無罪淪胥以鋪

反 普烏

賦也浩浩廣大貌昊亦廣大之意駿大德惠也穀不

熟曰饑蔬

爾雅注凡菜可食者通名為蔬

不熟曰饑疾威猶暴虐也

慮圖皆謀也舍置淪陷胥相鋪徧也○此時饑饉之

後羣臣離散其不去者作詩以責去者故推本而言

昊天不大其惠降此饑饉而殺伐四國之人如何昊

天曾不思慮圖謀而遽為此乎

安成劉氏曰首章推本而言天變也元氣

廣大為昊天仁覆閔下為昊天故此章以昊天言不駿其德以昊天言其疾威天非有二也蓋亦無所歸

咎而各以義類  
歸怨於天耳

彼有罪而饑死則是既伏其辜矣舍

之可也此無罪者亦相與而陷於死亡則如之何哉

豐城朱氏曰昊天之大也而饑饉以斯伐則是不  
大其惠也是天之仁覆閭下也而有罪無罪俱陷死  
亡則是不溥其仁也此章  
姑為怨天之辭以發端也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夷世反三

事大夫莫肯夙夜

叶戈灼反

邦君諸侯莫肯朝夕

叶祥倫反

庶曰

式臧覆

芳服反

出為惡

賦也宗族姓也戾定也正長也周官八職一曰正謂

六官之長皆上大夫也。離居蓋以饑饉散去而因以避讒譖之禍也。我不去者自我也。勩勞也。三事三公

也。

都陽董氏曰陳壽翁云如漢魏以來史云位登三事皆指為三公

大夫六卿及中

下大夫也。臧善覆反也。○言將有易姓之禍其兆已

見而天變人離又如此。

安成劉氏曰易姓之禍言周宗之滅也天變上章所言是

也人離此章所言是也

庶幾曰王改而為善乃覆出為惡而不

悛也。

華陽范氏曰靡所止戾木知天之所命民之所定也莫肯夙夜無在公之節也莫肯朝夕無尊

王之禮也○三山李氏曰時王上為天所怒下為民所怨內則宗族破滅外則羣臣諸侯搗貳孤立而不

懼此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華谷嚴氏曰二章言人心離散也○豐城朱氏曰周宗既滅言君有敗亡之兆也正大夫離居言臣有離散之心也人臣之義有與君同休戚者有與國同休戚者與君同休戚者君憂則與之同其憂與國同休戚者國亡則與之同其亡今而曰正大夫離居則非特無與國同休戚者亦無與君同休戚者矣然衆人皆去而已獨居則衆人皆逸而已獨勞雖有黽勉從事之勤孰得而知之哉三事大夫有官守者也而莫肯夙夜邦君諸侯有民社者也而莫肯朝夕則雖未至於離居而已莫有任其責者矣上章言饑饉天之變也此章言離居人之離也天之變既如彼人之離又如此則敗亡之兆即此而可見矣庶幾王改而為善乃覆出而為惡則天意豈可得而回人心豈可得而挽哉或曰疑此亦東遷後詩也潛室陳氏曰亦字乃因前正月篇而言耳○安



成劉氏曰詩言周宗既滅似亦道已然之事  
而非慮其將然之辭似果作於東遷之後也

○如何昊天

叶鐵因反下同

辟言不信

叶斯人反

如彼行邁則靡所

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賦也如何昊天呼天而訴之也辟法臻至也凡百君

子指羣臣也○言如何乎昊天也法度之言而不聽

信則如彼行往而無所底至也然凡百君子豈可以

王之爲惡而不敬其身哉不敬爾身不相畏也不相

畏不畏天也

眉山蘇氏曰君子呼天而告之曰奈何哉法度之言王終莫肯信者如人恣行

而忘反我不知其所至矣○臨川王氏曰世雖昏亂  
君子不可以為惡自敬故也畏人故也畏天故也○  
慶源輔氏曰法度之言聽而行之則績効隨見有所  
底止今既不聽法度之言則如猖狂妄行者亦將何  
所底止哉常人之情無特操者見王所為如此則皆  
從風而靡故戒之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豈可因王  
之為惡而遽自放逸以棄其身哉人惟一心而已能  
敬其身則能敬人能敬天矣詩人發此意至為深切  
學者不可不深體而力行也○安成劉氏曰  
三章言王不見聽而已不可忘其忠敬也

○戒成不退

反叶吐類  
反下同

飢成不遂曾

反在登

我誓

反思列

御懣

懣

反于感

日瘁

反祖醉

凡百君子莫肯用訊

反叶息

聽言則答

譖言則還

賦也戎兵遂進也易曰不能退不能遂是也

易大壯上六曰

羝羊觸藩不能退

摯御近侍也國語曰居寢有摯御之箴

安成劉氏曰楚語摯作藜注云近也

蓋如漢侍中之官也

漢百官表侍中加官得入

禁中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

懔懔憂貌瘁病訊告也○言兵寇

已成而王之爲惡不退飢饉已成而王之遷善不遂

使我摯御之臣憂之而慘慘日瘁也凡百君子莫肯

以是告王者雖王有問而欲聽其言則亦答之而已

不敢盡言也一有譖言及已則皆退而離居莫肯夙

夜朝夕於王矣其意若曰王雖不善而君臣之義豈

可以若是恕

訖點反無憂貌

乎

慶源輔氏曰聽言則答諧言則退則皆不敬其身者聽言

則答面從者也諧言則退畏罪者也○面從者不盡其情畏罪者惟知有己皆不能敬也○須溪劉氏曰聽言則答諧言則退八字極臣下落落之態○安成劉氏曰四章言王為不善而羣臣無忠告也○豐城朱氏曰兵已成矣而為惡不退則人離而寇亂將益進矣飢已成矣而遷善不遂則天怒而飢饉將益甚矣替御者王之近臣任涵養薰陶之責者也故憂之而慘慘日瘁然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則即上章正大夫之離居邦君大夫之莫肯夙夜朝夕者也聽言則答謂告君不盡其誠也諧言則逆謂引身遠避其禍也斯人也愛君不如愛身之厚憂國不如憂家之深其自為計則得矣而以君臣之大義責之能無愧

乎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

尺遂反

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

言如流俾躬處休

賦也出出之也瘁病哿可也○言之忠者當世之所  
謂不能言者也故非但出諸口而適以瘁其躬佞人  
之言當世所謂能言者也故巧好其言如水之流無  
所凝滯而使其身處於安樂之地蓋亂世昏主惡忠  
直而好諛佞類如此詩人所以深歎之也

慶源輔氏  
曰上章既

責諸臣故此下兩章則又體其情而言之此章言彼其所以離散而去者蓋亦有不得已者蓋言之忠者則非但出諸口適以病其身至于巧言如流順從而逆者乃使其身得處於休逸之地則彼其所以流散而去者是豈得已哉其志亦可哀也已○新安胡氏曰五章言忠佞不分禍福反易也○安成劉氏曰哀哉二字見詩人深歎之意

○維曰于仕

里反

孔棘且殆

里反

云不可使得罪于天

子

里反

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里反

賦也于往棘急殆危也○蘇氏曰人皆曰往仕耳曾不知仕之急且危也當是之時直道者王之所謂不

可使而枉道者王之所謂可使也直道者得罪于君

而枉道者見怨于友此仕之所以難也

孔氏曰朋友之道相切以

善今從君為惡故朋友怨之○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又言人皆曰往仕而不知仕之急且危也何者直道而盡言者則得罪於其君巧言以徇人者則見怨於其友蓋朋友以相切磋為道若枉道以從君則朋友必見棄絕矣以是言之則當時之仕又豈易為哉忠言獲罪而巧言處休直道見抑而枉道見容皆亂世之常事也○華谷嚴氏曰六章言亂世進退皆有咎也從道則違時從時則違道寧得罪於天子不可得罪於公議也○豐城朱氏曰君子之仕將以行其道也若其甚急且危則其身之不能保而其志焉得而遂哉是故將欲直道以事君則君既以為怒將欲枉道以從人則友復以為責此仕於亂世者所以進退

皆病無所  
適而可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

叶古胡反

鼠思

息嗣反

泣血

叶虛反

無言不疾咎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賦也爾指離居者鼠思猶言癡憂也

藍田呂氏曰癡憂幽憂也與鼠

思義同

○當是時言之難能而仕之多患如此

安成劉氏曰此

承上文五章六章而言也

故羣臣有去者有居者居者不忍王之

無臣已之無徒則告去者使復還于王都去者不聽

而托於無家以拒之至於憂思泣血

建安何氏曰孔氏云人淚必因



悲聲而出若血出則不由聲也今有無言而不痛疾

者蓋其懼禍之深至於如此然所謂無家者則非其

情也故詰之曰昔爾之去也誰爲爾作室者而今以

是辭我哉

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又盡言已意以告諸離居者使之復反於王都彼既不從則又

言其痛切之情爲可念者而猶盡言以詰之而庶其或見聽可謂既能盡人之情而又能盡己之志也然則此誓御之臣蓋亦非常人矣

華谷嚴氏曰七章責引去者也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

句

歐陽公曰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蒼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所言與詩絕異當闕其所疑元城劉氏曰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至其詩之文則比毛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愚按劉說似有理然第二章本皆十句今遽增之則長短不齊非詩之例又此詩實正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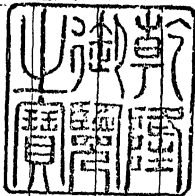
夫離居之後摯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

王者亦非是且其爲幽王詩亦未有所考也

成安

劉氏曰詩文四章言曾我摯御慘慘日瘁固可見其作於摯御之臣矣但二章首言周宗既滅繼言正大夫離居卒章又言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似是東遷之際羣臣懼禍者因以離居不復隨王同遷于東都故見於詩詞如此而文侯之命亦曰即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殿服則其驗也參考正月所謂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及節南山國既卒斬何用不監等語疑此二詩猶皆爲東周之變雅其後雅亡於上而國風作於下於是春秋託始於隱公實爲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析父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六句



詩傳大全卷十一